

說郭卷第八

玉澗雜書 十卷

宋葉夢得少蘊

石林燕語人
官尚書左丞

陶淵明作形影相贈與形釋之詩自謂世俗惑於惜生故極陳形影之苦而釋以神之自然形贈影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影贈形曰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形累於養而欲飲影役於名曰求善皆惜生之弊也故神之釋曰日醉或能忘將非趣齡具所以辨養之累曰立善常所忻誰當爲我譽所以解名之役雖得之矣然所致意者僅在趣齡與無譽不知飲酒而壽爲善而皆見知則神亦可汲汲而從之乎似未能盡了也是以極其知不過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謂之神之自然耳此釋氏所謂斷常見也此公天資超邁真能達生而遺世不但詩人之辭使其聞道更盡一閭則其言豈止如斯而已乎

陶通明既隱茅山自號華陽隱居復徧游名山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咏不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難久止自常欲就之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不然豈得今日之事乎通明仕齊本爲諸王侍讀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面去自淵明以來誠未有其比也梁武受禪雖屢聘不至然猶援引圖讖合爲梁瑞以獻或者讖之吾謂通明本自曉曆數符讖者此乃素學未必有意附會讀詩苑英華載其答武帝問山中何所有一詩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此事本傳不記吾山朱氏子作小閣於石橋之下與西山相面景物極幽邃一日往過之朱求閣名因爲談通明本末遂以怡雲名之云

陶隱居好聽松聲所居庭院皆種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吾玉澗道傍古松皆合抱每微風驟至清聲琅然萬壑皆應若中音節或

中夜達旦意亦喜之謝靈運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山水之音何但與絲竹爭美便作葛天之樂有何不可晉人好爲人作目目李元禮曰謾謾如勁松下風劉真長亦云人言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荆產王微固非元禮之比然蕭瑟幽遠飄飄拂虛谷之間自是王微風致而力排雲雨撼摩半空此非元禮誰可比擬山居常患無勝士往來每行松間時作此想便覺二人相去不遠

吾山有竹數萬本初多手自移今所在森然成林有篔簹竹斤竹哺雞竹斑竹紫竹數十種略備而生筍最可食今歲自春不雨累月筍類不出顧頗念之四月初一日雨踰旬忽裂地迸出如拔亟取供庖而園人斫之甚請留以俟再出問其故云筍惟初出者盡成竹次出者多爲蟲所傷十不得五六乃悟老杜詩瓜須辰日種竹要上番成之意遂忻然許之王子猷聞人有竹徑造不問主人雖

爲脫略無所繫然有時而還則吾悅亦無幾李衛公童子寺竹日使人報平安不惟不得見將不免累其胸中正使無恙亦何所補此竹吾所已有且自守之日往來其間所得過二子遠也

唐以前人和詩初無用同韻者直是光後相繼作耳頃看類文見梁武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韻蓋同用路字十韻也詩人以來始見有此體筠後又取所餘未用者十韻別爲一篇所謂聖智比三明帝德光四方者比次頗新巧古詩用工初不在韻王筠蓋欲自出奇後遂爲格乃知史於諸文士中獨言筠善押強韻以此

詩本觸物寓興吟詠情性但能書寫胸中所欲言無有不佳而世多役於組織雕鏤故語言雖工而淡然無味與人意了不相關嘗觀陶淵明告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忻然忘食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復懽然有喜嘗言五月中北窗下

臥遇涼風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此皆其平生真意及讀其詩所謂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
時還讀我書又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直是傾倒所有借書於
手初不自知語言文字也此其所以不可及人誰無三間屋夏月
飽睡讀書藉木陰聽鳥聲而惟淵明獨知爲至樂則知世間好事
人所均有而不能自受用者何可勝數吾今歲東軒自伐林間大
竹爲小榻一夫負之可趨擇美木佳處卽曲肱跂足而臥殆未覺
有暑氣不知與淵明所享孰多少但恨無此詩耳

阮裕對王敦將無同三語人多不曉此直言無同耳將乃晉人發
語之辭如陶淵明詩將非趣齡具謝靈運云將不畏影者未能忘
懷之類蓋謂同生於異周孔老莊木自無異而不同

陶隱居掛朝服神武門事於當時本無意自是棄官欲去爾蘇子
瞻倅錢唐時作詩常用此事後坐詔獄吏舉詩問所出子瞻倉卒

誤記本傳云見齊祚將衰故去不敢以實對卽謬言往官鳳翔見壁間王嗣宗詩云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蘭劍旋博黃牛教子孫云詩事本此實自作也舒信道諸人得之果大笑以謂未嘗讀陶傳因釋不問故至今傳此爲嗣宗詩復嘗再用云歸來趁別陶弘景看掛衣冠神武門

有山處常患無水雖有水而涸集不時亦不足貴此山左右兩大澗右有大塢歷圓證寺少折而東經先大夫塋前復折而西最盛左自桃花塢歷趙氏墓西至玲瓏山背又經朱氏墓南復折而西雖不及右澗之盛然冬夏亦未嘗竭二水皆會於石橋之下合流西出卽張文規所名浮空潭也壬寅癸卯之冬春不雨連數月溪流減七尺城中井泉多渴而二泉獨如故朱氏小樓正在石橋下疊石束澗流跨橋其上與石橋相直殊可喜五月十一日旣雨踰旬始霽與客往過之衆流參會自石橋奔衝而下雷奔電激坐語

幾不相聞客有嘗至廬州三峽橋者以爲絕似但差小耳明日夜出復再往風景清潤天無片雲覆流藜竹交翳月光與竹颭鏤相照射濺流及衣裾不覺至夜分歸居山居來得此殆無幾也

魏文帝典論云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以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於無知云以避一時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飲吾嘗謂此非松好飲蓋自爲計耳方曹操時與袁紹子弟相從若不日飲安能使操不疑此不唯松爲身謀亦所以防紹子弟使不暇爲他圖也今人頗傳此故事遂謂酒真能避暑者云方暑正晝輒極飲輒涼殊不可解不過醉而沈酣不知有暑耳然亦何足爲適世多言貴賤唯居寒有間所以禦之者矣至暑雖至貴無異賤此語良是非特無異而已觸熱趨事負擔從行賤者之常未必以爲甚苦而王公大人高居深屋交扇環繞每以爲未足則無往而不病熱歐陽文忠公嘗問杜祁公何以禦

暑曰唯靜坐可以避暑能爲祁公此見者幾人乎韓持國許昌私第涼堂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爲不可居常穎士適自郊居來因問郊外涼乎持國詰其故曰野人自知無修簷大廈旦起不畏車馬衣冠之役胸中復無他念露顛挾持三尺木杖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耳語未竟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癸卯七月十二日夜天氣稍涼月色如霜雪予寓居溪堂當茗雪兩溪之會適自山中還葛魯卿亟相過因同泛舟掠白蘋亭度甘棠橋至魚樂亭少留步而叩門呼莫彥平尙未寢天無片雲夜氣澄澈星斗爛然俯仰上下微風時至毛髮森動莫居三面臨水爲城中居第之勝夾徑老柳參天百尺環以蓮蕩人於柳影荷氣中時聞跳魚潑刺水上復拉彥平刺舟逆水而上月正午徐行抵南郭門而還魯卿得華亭客餉白酒色如潼乳持以飲我旋呼兵以小舟吹笛相尾道傍居人聞笛聲亦有吹而相應者酒盡抵岸已

四鼓矣因謂魯卿不知袁宏牛渚李太白采石亦復過此乎古今勝事但以流傳爲美誦詠不暇安知古人亦人耳足所登覽不在天上而不能自營之而况其他然今夕之景海內非無湖有湖之地此樂非吾三人亦不能也

昔人多喜言仲長統所爲史言其少不應州郡辟命常以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曰云云斯言信美然吾以其行事本末考之統乃徒有是言耳蓋潘岳閒居賦之類實未嘗身爲之也既從荀彧舉得尙書郎輒不復辭則前日不就州郡之辟豈其本意後遂參曹操軍事不知果欲娛清曠保性命從操何求乎史之言統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常發憤歎息遂著昌言尤非所言退不得踐前言以安田里進又不擇所言以輕犯世故兩未見其有得統死年纔四十一幸其早耳不然恐未必能逃禰正平之禍時人謂之狂生信有以取之范曄

徒錄其言更不辨正後世遂概以爲高世遠引之士李文饒知止賦云仲饒以得清曠雖文饒猶然人固亦易欺耶

華陀固神醫也然范曄陳壽記其治疾皆言若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剝剖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此決無之理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形而形之所以生者以氣也陀之用藥能使人醉無所覺可以受其剝割與能完養使毀者復合則吾所不能知然腹背腸胃既以破裂斷壞則氣何由舍安有如是而復生者乎審陀能此則凡受支解之刑者皆可使生王者之刑無所復施矣太史公扁鵲傳記虢庶子之論以謂治病不以湯液醴酒砭石橋引而割皮解肌訣爬結筋湔浣腸胃漱滌五藏者言古俞跗有是術耳非謂扁鵲能之也而世遂以附會於陀凡人壽夭死生豈亦醫工所能損益不幸疾

必死而爲庸醫所殺者或有之疾未有不可爲之疾可醫可活也
方書之設本以備可治之疾使無至於夭傷而已扁鵲亦自言越
人非能生死人也此當生者越人能起之耳故人與其因循疾病
而受欺於庸醫好奇無驗之害不若稍知治身攝生於安樂無事
之時以自養其天年也

杜子美詩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註引何遜詩城陰度壑黑昏
鴉接翅飛此詩語意本不相類只是用昏鴉字耳乃知杜詩不妄
下語如此遜詩世無完本今存者不見此句予讀類文見梁簡文
帝詩云昏鴉接翅歸暮鵲搖翎上乃亦此句簡文與遜同時蓋古
人好句多爲人所求或竊取之宋之間從劉希夷求年年歲歲花
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之句不得遂使人以計殺之然此語吾未
見佳處之間詩過此者自多何至是耶楊衡初隱廬山不求舉平
生詩句有一一鶴聲飛上天最爲自負後因中表盜其文及第衡

乃自至闕下追之既怒問一一鶴聲在否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輒偷衝始笑曰猶可恕矣蓋唐以前有此例也

今歲中秋初夜微陰不見月吾與周子集適自山中還是時暑猶未退相與散髮披衣坐溪上二更後雲始解剛三更遂洞澈澄爽月色正午溪面如鏡平月在波間不覺水流意甚蕭然並溪居人樓閣相上下時聞飲酒歌呼雜以簫鼓計人人皆以得極所欲爲至樂然不過有狂藥淫聲不失此時節耳安知吾二人真有此月乎世多言李太白以醉入水捉月溺死此談者好奇之過太白對月能作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之句意氣本自超出宇宙對影三人雖醉豈復狂惑至此因舉寒山頌吾心如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四海今夕共爲中秋不知有一人能作此公見處否雪竇禪師初住洞庭翠峯寺道未甚行從學者無幾寺在太湖中所謂東山者嘗有詩云太湖四萬八千頃

月在波心說向誰固自己已有津梁斯道之意然月一也寒山以爲無物可比而不可說雪竇以爲無人可說而不說竟可說乎不可說乎吾不能奈靜聊復造此一重公案

司馬子微作坐忘論七篇一曰敬信二曰斷緣三曰收心四曰簡事五曰真觀六曰泰定七曰得道又爲樞一篇以總其要而別爲三戒曰簡緣無欲靜心且謂得道者心有五時身有七候一動多靜少二動靜相半三靜多動少四無事則靜事觸還動五心與道合觸而不動謂之五時一舉動順時容色和悅二宿痰益消身輕氣爽三填補天傷還元復命四延數千歲名曰仙人五鍊形爲氣名曰天人六鍊氣爲神名曰神人七鍊神合道名曰至人謂之七候道釋二氏本相矛盾而子微之學乃全本於釋氏大抵以戒定慧爲宗觀七篇之序可見而樞之所載尤簡徑明白夫欲修道先去邪辟之行外事都絕無以干心然後端坐內觀正覺一念起卽

須除滅隨起隨滅動心不滅照心俱冥虛心不冥有心不依一物而常住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又云善巧方便唯能入定發慧遲速則不由人勿於定中急急求慧求則傷定傷定則無慧定而慧自生此真慧也此言與智者所論止觀實相表裏子微中年隱天台玉霄峯蓋智者所居疑其源流有自初潘師正授陶隱居正一法於王知速以傳子微而陶通明自謂勝力菩薩後身其言亦多出釋氏唐書本傳不載其仙去事沈汾續仙傳云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爲風飄到一山見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馬子微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良師也而子微臨終亦自言吾於玉霄峯東望蓬萊常有真靈降駕今爲東海青童君東華君所召俄頃解化李綽又言子微貌類陶通明明皇帝常以爲速明後身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尸解去日雲鶴滿庭子微號白雲先生後人因謂其車曰白雲車至文宗時取以入內此事雖

近怪史臣所難書然其傳必亦有據

牴牾本繫船筏名華陽國志載楚頃襄王遣莊蹻伐夜郎蹻立牴牾繫船於且蘭既克夜郎會秦奪楚黔中地無路不得歸遂留王之號莊王以且蘭有繫船牴牾處因改名牴牾魏略記吳將朱然圍樊城遣兵於峴山斫牴牾材潯陽記亦言郡西北有一松樹垂陰數畝傳云陶公牴牾伐此樹此語吳晉間猶存今人絕無知者但云是郡名耳

野客叢書

十五卷

宋王

楙

字勉夫
號奇齋

孟子題辭曰孟姓也名軻字則未聞也前漢志顏師古註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僕謂孟子事見於孔叢子因知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何可勝數往往見傳註雜記姑表一二出之楚狂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許由字仲武並見莊子釋文臯陶字庭堅見左傳伯夷姓墨名智字公達叔齊名允字公信彭祖姓籛名鑑並

見論語註姓苑錢音翦箕子名餘胥見司馬彪註易牙名垂字易牙見孔穎達氏疏逢蒙之弟名鴻超楊朱之弟名布見列子管叔名度申公名培高祖兄仲名喜曹參字敬伯並見史記漢高祖父太公名煇字執嘉見皇甫謐帝王世紀鄭子真名樸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陳仲子字子終見高士傳項伯名纏字伯見漢書註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伏生名勝字子賤孫叔敖名饒字叔敖並見漢碑四皓園公姓唐名乘字宣明見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字少通見崔氏譜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用里先生姓周名述字

元道

此條今本無

前漢書食貨志曰漢興接秦之敝民失其業大飢米石五千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漢又按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皆一時事所書米價不同恐稍先後亦未可知王莽末黃金一斤易粟一斗晉愍帝時米斗二金是一斗粟易

錢二十緡一石粟爲錢二百緡也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萬唐潼關失守魯炆所守郡中米斗五十千是一石穀爲錢五百緡也梁侯景食石頭常平倉盡米一斗七八萬錢是一石米爲錢七八百緡也自古米貴未有如是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斛三十正與唐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亦可謂至賤矣然北史東魏元象間穀斛九錢趙充國傳金壘隍中穀斛八錢漢宣紀穀石五錢自古米賤又未有如是之甚者等一石穀耳賤而至於五錢貴而至於七八萬緡無乃太縣絕乎

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則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觀張說文集三月三日詩暮春三月重三日魏元忠曲水侍宴詩三月重三日此可據也

金石錄載趙彥深母傅太妃碑額題齊故女侍中宜陽國貞穆太妃傅氏碑按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二品秩然本後宮嬪御之職今

以宰相母爲之惟見此僕謂不但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元乂之妻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此類不一則知當時女侍中之號非必專處後宮嬪御蓋有近宗與大臣之妻母爲之者正以示殊寵耳然以宰相之母尊爲太妃其禮可見

東漢臣下多喚萬歲馮魴旣降羣盜赦其罪各還農業皆稱萬歲耿恭於虜圍中拜井得泉衆皆稱萬歲馬援曰今賴士大夫之力蒙被大恩紆佩青紫吏士皆稱萬歲歲旦門下掾王望請上太守壽掾史皆稱萬歲臣下往往若此不以爲僭此猶可也觀漢刻中有故民吳仲山碑其銘中有子孫萬歲之語民猶稱萬歲官吏可知鮮有非之者唯竇憲爲將軍至長安尙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無臣下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所避忌者惟此此語在當時不常諱避但不至於後世之切耳

此條今本無

今人詩句多用未渠央事往往不究來處渠字作平聲用按庭燎詩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渠其據反當呼遽只此一音謂夜未遽盡也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云丈人且安坐調絃遽未央又長安狹斜行曰丈夫且徐徐調絃渠未央淵明詩曰壽考豈渠央魯直詩曰木穿石槃未渠透並合呼遽史記尉佗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遽不若漢益可驗也

古者內外之防甚嚴然男女間以故相見亦不問其親疏貴賤田延年以廢昌邑事告楊敞敞懼不知所云延年起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云云延年更衣還敞夫人與參語曾不以爲嫌豈惟常人雖至尊亦莫不然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卻走高祖欲廢太子昌庭爭甚切呂后側耳東廂聽見昌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文帝在上林所幸慎夫人與皇后並坐盜前引而卻之邳都侍景帝至上林賈姬在廁帝使都視之都不得行且以一介

之臣前卻帝姬之坐幾於僭矣至帝姬處溷穢之地使人臣親往視之無乃媿甚揆之人情似無是理恐非溷廁之廁史記謂如廁未可據也

宋景文公曰夢得嘗作九日詩欲用饅字思六經中無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肯題糕字虛負人生一世豪僕讀周禮疏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箋今之餈糕安得謂六經中無此字也又觀揚雄方言亦有此字苕溪漁隱謂古人九日詩未有用饅字惟崔德符和呂居仁一詩有買饅沽酒之語僕謂景文詩茲豈古

人詩未用饅耶

宋十四字
今本無

晉宋人多稱阿如云阿戎阿連之類或者謂此語起於曹操稱阿瞞僕謂不然觀漢武帝呼陳后爲阿嬌知此語尙矣設謂此婦人之稱則見於男子者如漢殺阬碑陰有阿奉阿買阿興等名韓退之詩阿買不識字知阿買之語有自

今人呼丈人爲泰山或者爲泰山有丈人峯故云據雜俎載唐明
皇東封以張說爲封禪使及返三公以下皆轉一官說以壻鄭鑑
官九品因說遷五品元宗怪而問之鑑不能對黃旆綽對曰泰山
之力也與前說不同後山送外舅詩丈人東南英註謂丈人字俗
以爲婦翁之稱然字則遠矣其言雖如此而不攷所自僕觀三國
志裴松之註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句下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
之舅按松之采元嘉時人呼婦翁爲丈人已見當時

漫錄云東坡詩云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按北史祖
斑盜神武金叵羅蓋酒器也韓子蒼詩亦曰觀我春風金叵羅入
詩中用已見李太白矣不但蘇韓二人也雖知金叵羅爲酒器然
觀祖挺盜金叵羅置髻下豈可以置酒器乎黃朝英亦有是

疑

曩歲平江鄉試有詞科人爲攷官出策題用經怪二字莫知所自

僕讀後漢蔡邕傳晉嵇康書皆用此二字又觀唐人文集如劉錫皇甫湜書中亦多用之經常也漢書常字多作經如曰難以爲經

李商隱樊南集有代王元茂檄云投弋散地灰釘之望斯窮此二字南史陳高祖紀九錫策曰妖酋震懾遽請灰釘

晉書載陸機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末下鹽豉或者謂千里末下皆地名蓴豉所出之地而世說載此語則曰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觀此語似非地名東坡詩曰每憐蓴菜下鹽豉又曰未肯將鹽下蓴菜坡意正協世說然杜子美詩曰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蓴張鉅山詩曰一出修道門重嘗末下蓴觀二公所云是又以千里末下爲地名矣前輩諸公之見不同如此僕嘗見湖人陳和之言千里地名在建康境上其地所產蓴菜甚佳末下亦地名緬素雜記漁隱叢話皆辨

世說之言以謂未下當云未下而漁隱謂千里湖名且引酉陽雜俎酒食品亦有千里之尊僕謂未下少見出處千里尊言者甚多如南北史載沈文季謂崔祖思曰千里尊羹非關魯衛梁太子啓曰吳愧千里之尊蜀慚七菜之賦吳均移曰千里尊羹萬丈名膾千里之尊其見稱如此

貴耳集 三卷

宋張端義 字正夫號茶齋鄆州人

予有朝野雜錄至戊己矣予端平上書得罪落南貽書索諸婦報云子錄非資治通鑑奚益於遷臣逐客火之久矣予悒悒彌日因記憶舊錄記一事必一書名曰貴耳錄耳爲人至貴言由音入事由言聽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訓又有貴耳賤目之說悵前錄之已灰喜此集之脫藁述其大略竊比太史公自序云淳熙元年十二月序

慈聖曹后一日見神考不悅問其所以神考答曰廷臣有謗訕朝

政者欲議施行慈聖曰莫非軾轍也老身嘗見仁祖時策士大悅得二文士問是誰曰軾轍也朕留與子孫用神考色漸和東坡始有黃州之謫

徽考寶籙宮設醮一日嘗親臨之其道士伏章良久方起上問其故對曰適至帝所直奎宿奏事方畢章始達上問曰奎宿何神答曰卽本朝蘇軾也上大驚因是使忌能之臣譖言不入雖道流之言出於儻恍然不爲無補也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輝僧相隨見飛來峰問輝曰既是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看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菩薩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大喜

德壽與講官言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鑑知范祖禹有臺諫手段雖學士大夫未嘗說到這裏

章聖講周禮至典瑞有玲玉問之何義講官答人臣卒給玲玉欲

使骨不朽耳章聖曰人臣但要名不朽何用骨爲

熙陵書戒石銘賜郡國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蜀檣杌中所載孟昶全文云朕念赤子吁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民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亦可稱矣熙陵表出言簡理盡遂成王言

趙忠定庚申生韓平原壬申生繼庚申史忠獻甲申生繼壬申鄭左相丙申生繼甲申四申相乘自古罕有癸丑狀元陳亮死乙丑狀元毛自知降第五甲丁丑狀元吳潛送闕後遭論四十年間有四甲三丑之驗

舜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自宣政間周美成柳耆卿

輦出自製樂章有曰側犯尾犯花犯玲瓏四犯八音雜律宮呂奪倫是不諧矣天寶後而遍繁聲皆曰入破破者破碎之義明皇幸蜀宣和之曲皆曰犯犯者侵犯之義二帝北狩曲中之讖深可畏哉

紫岩張公謫居永州二水憂國耿耿一日慨然作丸墨筇杖銘墨之銘曰存身於昏昏而天下之理固已昭昭斯爲瀟湘之寶予將與之逍遙筇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將焉用彼

鄭衛之音皆淫音也夫子獨曰放鄭聲不及衛音何也衛詩所載皆男奔女鄭詩所載皆女奔男所以放之聖人之意微矣

本朝年號或者曰皆有讖緯於其間太平有一人六十卒字太宗五十九而上仙仁宗劉后並政天聖曰二聖人明道曰日月同道徽宗崇寧錢上字蔡京書崇字自山字一筆下寧字去心當時有

云有意破宗無心寧國靖康曰十二月立康王嘉泰曰士大夫皆
小人有力量喜

本朝四帝亦有吉符真宗卽來和天尊出楊礪之夢載諸國史祥
符崇尙道教建立宮觀專尙祥瑞王欽若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
九本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餘本獨孫奭不然其事真宗久無嗣
用方士拜章至帝所有赤脚大仙微笑玉帝卽遣大仙爲真宗嗣
大仙辭之久玉帝云當遣幾箇好人去相輔贊仁宗在禁中未嘗
尙鞋惟坐殿方尙鞋襪下殿卽去之徽宗卽江南李王神祖幸祕
書省閱江南李王圖見其人物嚴雅再三嘆訝繼而徽宗生所以
文采風流過李王百倍及北狩女真用江南李王見藝祖時典故
高宗韋后生徽宗夢錢王再三乞還兩浙夢覺與鄭后言朕夜來
被錢王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夜韋后誕高宗及建炎渡江今
都錢唐百有餘年豈非應乞兩浙之夢乎

夷堅志載宣和間禁中有物曰獮音來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如雷禁中人皆云獮來諸閣分皆扃戶徽廟亦避之甚至登金坑坐移時或往諸嬪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溫暖曉則自榻滾下而去罔知所在或宮妃夢中有與朱溫同寢者卽此獮也或者云朱溫之厲所化左傳云豕人立而啼未必誣也

眞宗忽問陳搏國祚靈長之數陳奏云過唐不及漢紙錢使不得處二百年前已知紙錢之讖

盜亦有道黃巢後爲緇徒曾主大刹禪道爲叢林推重臨入寂時指脚之下有黃巢二字儂智高雖邕州潰卽逃往外夷方臘舊名朕此童貫改曰臘後亦不知所終就擒者非臘也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詩名昔昔鹽十韻樂苑以爲羽調曲玄怪錄載蓬蔭三娘唱阿鵲鹽曲又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鵲鹽神雀鹽疏勒鹽滿坐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

鹽謂之鹽者吟行曲引之類樂府解題謂之杖鼓曲也

建業間園丁種梨曰密父積枇杷曰蠟兒新羅使者多攜松子賂公卿家問其名有玉角子龍牙子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諸軍之旗中爲雙勝交環謂之二聖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日常御裏偶有一伶者在旁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高宗亦爲之改色此所謂工執藝事以諫

王黼宅與一寺爲隣有一僧每日在黼宅溝中流出雪色飯顆漉出洗淨晒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食此僧卽用所囤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飢

真定大曆寺有藏殿雖小精巧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開鑰有古錦儼然有開元賜藏經敕書及

會昌以前賜免折殿敕書有塗金匣藏心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
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爲大唐皇帝李三郎書

臨安中瓦在御街中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
者易得厚獲之來數十年間向之行術者皆多不驗惟後進者術
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卽我向之術何汝驗
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之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
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爲監司
郡守帥閫者日以殺人爲事乎老者嘆服

緯略 十二卷

宋高似孫

似孫旣輯經略史略集略又輯詩略事有逸者瑣者爲緯略蓋與
諸略相爲經緯不以彙分者可續也

柳子厚漁翁詩欸乃一聲山水綠欸音襖乃音靄唐劉言史瀟湘
詩夷女采山蕉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髻妝色新聞歌暖迺深峽裏

暖迺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斷腸聲言史之詩則又以歎乃爲泣
舜之餘聲夷女皆能之不必爲漁父櫂船相應聲也二字音雖同
而字則異元結樂府歎乃曲曰誰能歌歎乃歎乃感人情不恨湘
波深不怨湘水清所嗟豈敢道空羨江月明昔聞扣斷舟引釣歌
此聲始歌悲風起歌竟愁雲生遺曲今何在逸爲漁父行次山又
有歎乃歌五章章四句其中一章曰千里楓林烟雨深無朝無暮
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護音審其末章亦是泣舜
之意也

東方朔蚊賦曰長喙細身晝伏夜行其族惡烟爲掌所捫臣朔愚
戇名之曰民崔豹古今注曰河內有人嘗見人馬滿地如黍米大
取火燒皆作蚊蚋飛去因號蚊蚋爲黍民潘子真詩話載紫姑神
蚊賦曰其來續續紛紛如烟如雲嘗聞之秦謂之蚋楚謂之民用
方朔賦中字也

詩人以乾鵠對溼螢唯王荊公以爲虔字音見於鵠之彊彊易統
卦曰鵠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鵠知來而不知
往此修短之分也

司馬彪莊子註曰箕子名胥餘書傳所不載

楚辭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而善留客後漢書曰明德馬后
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闕補之如粟宋起居註曰西河王沮渠蒙
遜獻青雀頭黛百斤說文曰黛畫眉也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
以此代其處也通俗文曰染青石謂之點黛武元衡詩豔歌愁翠
黛寶瑟思清商張謂詩殘粧添石黛豔舞落金鈿用石黛二字正
用通俗文也

雞鳴度關皆曰孟嘗君出秦關中雞未聲關未開下客爲雞聲羣
雞和之乃得出然燕太子丹質於秦逃歸到關丹爲雞聲遂逃前
乎此已有之也

佛圖澄傳曰襄國城塹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澄曰今當敕龍取水乃置澄上坐繩床燒安息香呪數百言水大至李相之賢已集曰燒香蓋始於此按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果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此事又在佛圖澄之前也

解鳥語

和羅有鳥鳴書一卷有解鳥語書一卷

魏尙字文仲高皇帝時爲太史曉鳥語

謝承後漢書

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

車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在州書秦仲知百鳥之音

與之語皆應此管輅聞有鳴鵲來在閣屋上聲甚急輅曰東北一

婦昨殺夫牽引西家父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果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五人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說西家人與夫有嫌來

殺我聾

別傳

解六畜語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嘗乘蹇馬之野而田閤有

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馬目竟眇左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人白馬先鳴而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此馬言汝今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也可告之快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果逢黃馬左目盲南之馬先嘶而盲者應之其盲果白馬子乎左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左廷尉沈僧照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有邊事當選人丁何以知之答曰南山彪嘯所以知爾與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死文君爲作誄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自爲誄門人不能損一字古人已如此

隨筆謂終風詩願言則嚏鄭氏箋曰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人之遺語也此風自古固已有之按漢藝文志有嚏耳鳴占十六卷其多如此則嚏者亦古人深以爲事月

令曰季秋行夏令則人多飢噉是爲病也

唐科 志烈秋霜科 幽素科 詞殫文律科 岳牧科 詞標文

苑科 蓄文藻之思科 抱儒素之業科 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

長才廣度沈迹下僚科 文藝優長科 絕倫科 拔萃科 疾

惡科 龔黃科 才膺管樂科 才高位下科 材堪經邦科 賢

良方正科 抱器懷能科 茂才異等科 文以經國科 藏名負

俗科 文經邦國科 藻思清華科 宣風興化科 道侔伊呂科

手筆俊拔超越輩流科 直言極諫科 哲人奇士逸倫屠釣科

良才異等科 文史兼優科 文儒異等科 博學通藝科 文

詞雅麗科 將帥科 武足安邊科 高才沈淪草澤自舉科 才

高未達沈跡下僚科 博學宏詞科 多才科 王霸科 知謀將

帥科 文詞秀逸科 風雅古調科 詞藻宏麗科 樂道安貧科

諷諫主文科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軍謀宏遠堪任將帥

科 文詞清麗科 經學優深科 高蹈丘園科 軍謀越衆科

孝弟力田聞于鄉閭科 博通墳典達于教化科 識洞韜略堪

任將帥科 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 詳明政術可以理

人科 才識兼茂明體識用科 達于吏理可使從政科 軍謀宏

遠材任將帥科 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 軍謀宏遠材任邊將科

古人文章虞世南文章婉縟 趙涓翰藻豪邁 龐嚴詞章峭麗

崔文爲文華麗 張說屬思精壯 封敖屬辭贈敏 呂溫藻

翰精富 楊炎文藻雄蔚 元幹用思精緻 白居易文章精切

韓愈雄深雅健 司馬子長雖
寡不足多也 陸辰屬文敏速 楊炎文藻雄鬱

李賀辭尙奇詭 李商隱瑰邁奇古 李白清雄奔放 柳宗

元卓偉精緻 徐堅屬文典厚 柳渾屬文簡拔 李翰爲文精

密 歐陽詹文章切深回復 今本無四
復二字 王勃文章宏放 李華文

辭絳麗 韋承慶爲文迅捷 許景先屬辭豐美得中和之氣

藝經曰擊壤古戲也釋名曰野老之戲也逸士傳曰堯時有壤父五十人擊壤于康衢或有觀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壤父作色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此藝經所謂古戲也玄晏云皇甫謐號也十七時與徒姑子梁柳等擊壤於路

則晉時尙有此戲矣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可長尺四闊三寸其形如履臘節童少以爲戲分部如擲博也經曰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尺四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敵之中者爲上此言之最分明也然觀吳盛彥擊壤賦曰論衆戲以爲樂獨擊壤之可娛因風託勢罪一殺兩罪一殺兩不可曉當是以手中壤擊地上之壤如今以錢取中之類也逸士傳所云壤父是猶嵇康高士傳曰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古人號曰巢父許由所師者是也

晉舊事曰酒臺二金塗環紐按周禮六彝皆以舟鄭司農曰舟下

臺也今時承盤也今所謂臺盡盤盡並出此

陸雲與兄機書曰有剔齒纖一枚以寄兄西陽雜俎曰仙人鄭思遠常騎彪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拔彪鬚及熱插齒間卽愈更拔數莖與之所謂纖者當是此類若以金類絲類爲之無足奇者何必寄耶

服虔通俗文曰煮米糲

所儀切

食經曰作糲法近水則澁江西有所

謂采纜豈此類也

隨筆載漢有行冤獄使者

張敞殺

美俗使者

何世代

河隄使者

王延世

指使者

之暴勝

皆不書於百官表因事乃見者按漢史又有監北軍

使者

帝武

都水使者

帝武

稻田使者

帝昭

勸田使者

帝元

護羌使者

帝成

唐兩省官上事皆宰相親送之上事官設床几面南判案三道宰相別施一床坐於西隅謂之壓角不知何義亦不知所從起按唐裴坦傳載令狐綯薦坦爲知制誥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

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
休拂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出宋次道乃
云舍人上事必設紫褥于庭而北拜廳角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
之壓角宋莒公作掖垣叢誌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爲是又唐國
子祭酒李涪刊誤曰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床几而
南而坐判案三道宰相別施一床連上事官南坐于西隅謂之壓
角自常侍以下以南爲上差互相承實乖禮敬何不爲丞相設位
于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之下尊卑有
序足以爲儀由此觀之不獨中書舍人凡兩省官禮上宰相皆壓
角也至五代馮道爲宰相判狀尾罷之應自此閣長立東北隅猶
謂之壓角如宋次道所記也又五代會要曰晉天福五年三月敕
中書門下五品以上于兩省上事宰相壓角之禮宜廢此禮今不
復存惟中書舍人上事日設氍褥于庭下北向再拜閣老一人別

設褥位立于東北隅候上事官拜畢則相與揖而升階亦謂之壓角蓋有餘風也吳正憲詩壓角舊儀煩閣老濡毫逋債費公移宋次道詩聖世建官追茂制唐家壓角失前規

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顧謂玄齡曰昔如晦與公同心輔政今日所賜獨見公因泫然流涕程民繁露以爲黃銀者果何物鑰石屬其殆鑰石也予攷之若以鑰爲帶而賜大臣何足貴者按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黃銀見當是瑞物北史辛公義爲牟州刺史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產黃銀獲之以獻益知其爲異物又虞世南書夫子廟堂碑太宗賜之玉羲之黃銀印一枚有表以謝若以黃銀爲鑰是恐不然按唐書高宗上元元年詔九品服淺碧並鑰石帶八胯唐固自有鑰帶也又按唐慎微證類本草載青霞子曰丹沙伏火化爲黃銀能重能輕能神能靈唐日華子論曰銀凡十七水銀銀白錫銀曾青

銀土碌銀生鐵銀生銅銀硫黃銀砒霜銀雄黃銀雌黃銀礪石銀
唯有至藥銀山澤銀草沙銀丹沙銀黑鉛銀五者爲真餘則假也
本艸曰丹沙雄黃雌黃皆殺精魅所謂黃銀者非丹沙銀則雄黃
雌黃銀也太宗賜帶之時如晦已死故帝曰黃銀鬼神畏之也顯
慶中監門衛長史蘇恭撰唐本草其中稱黃銀作器辟惡益知黃
銀爲瑞物也方勺泊宅編曰黃銀出蜀中南人罕識朝散郎顏京
監在京抵當庫有以十釵質錢者其色重與上金無異上石則正
白此說尤明

陳蘭齋以玉剛卯壽向薌林詩曰仲冬吉日風穆氣休我出剛卯
以壽元侯祝融之精奠此離方元侯佩之如玉之剛攘除厲凶以
迪明王南門不鍵有室剛強三肅元侯既贈既禱曷以報我當以
剛卯剛卯佩印也其製外方內圓以正月卯日作銘刻於上以辟
邪厲詳見王莽傳及後漢輿服志簡齋詩十六句句四字皆如剛

卯之銘銘之文曰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癘瘴莫我敢當說文
爰類釋殺曰殺改大剛卯也以逐精鬼从爰亥聲已類釋改曰殺
改大剛卯以逐鬼彪也如音義從文已聲讀若已然則一名而異製也
通俗文曰門首飾謂之鋪首風俗通曰門戶鋪首揚雄甘泉賦曰
排玉戶而揚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是也說文曰門扇環謂之鋪
首李尤平樂觀賦曰過洞庭之輔闈歷金環之華鋪是也通俗文
又引百家書曰輪般見水上蠡謂曰開汝頭見汝形蠡適出其頭
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設之門戶欲使閉藏如此
固密也義訓曰門飾金謂之鋪鋪謂之鑑鑑音今俗謂浮漚釘者
也劉孝威詩金鋪玉鎖琉璃屏花鈿寶鏡織金衣江總詩兔影脉
脉照金鋪虬水滴滴瀉玉壺沈佺期詩梅樓翠幌教春住舞閣金
鋪借日懸

西京賦曰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魏都賦曰綺井列疏以

懸帶註曰疏布也以板爲井形飾以丹青如綺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圓淵方井反植荷葉綠房紫葍窈窕垂珠左思魏都賦曰綺井列疏以懸帶華蓮垂葩以倒披曹植七啓曰綺井含葩金壁玉箱顏延之七繹曰木寫雲氣土祕椒房旣挺天而倒井又斲圓而鏤方古人形容木工必言藻井者若此風俗通曰殿堂象束井形刻作荷蕒水物所以厭火也沈存中筆談曰屋上覆椽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藻井又謂之覆海今墳中謂之鬪八吳人謂之恩頂唯宮室祠觀謂之藻井卽天花板也

程氏繁露載李泌隱居選異采怪木蟠枝以隱背號曰養和人至今效之予按皮日休以五物送毗陵處士魏不琢其一曰烏龍養和皮陸皆有詩皮詩壽木拳數尺天然形狀幽把疑傷虺節用恐破蛇瘤置合月觀內買須雲肆頭料君攜去處煙雨太湖舟龜蒙詩養和名字好偏寄道情深所以觀通客兼能助五禽倚肩滄海

望鈎膝白雲吟不是逍遙侶誰知物外心

陸龜蒙蟹志曰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之蚤夜嘈沸指江南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斷其江之道故焉耳吳都記曰江濱漁者插竹繩編之以取魚謂之扈業亦此類也

詩溱洧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註曰芍藥香草也陸璣詩義疏曰今芍藥無香氣非是也孔穎達亦曰未審何草皆非也牡丹古謂之木芍藥有所謂牡丹皮者宜於婦人是猶視爾如菽貽我握菽及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也椒性溫亦宜於婦人應劭漢官儀所謂以椒塗屋者取其溫暖也緇素雜記曰芍藥破血令人無子所以爲男淫女椒氣下達用以養陽所以爲女淫男以爲頗得詩人深意

皮日休詩白月半窗抄朮序清泉一器授芝圖殊不曉朮序所以

後讀道藏仙經有載紫微夫人撰次序

張載四愁詩美人贈我笥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梁簡文帝詩思婦流黃素張柬之詩少婦怨流黃喬知之詩愁思流黃機王筠詩箱中取尺刀機上斷流黃蕭淳詩流黃未剪裁顧野王詩爲斷流黃機環濟要略曰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按論語疏曰五方正色青赤白黑黃五方間色者綠爲青之間紅爲赤之間碧爲白之間紫爲黑之間流黃爲黃之間故不用紅紫言是間色也所以爲間者穎子嚴曰東方木木色青青加黃爲綠綠爲東方之間色南方火火色赤赤加白爲紅紅爲南方之間色西方金金色白白加青爲碧碧爲西方之間色北方水水色黑黑加赤爲紫紫爲北方之間色中央土土色黃黃加黑爲流黃流黃爲中央之間色又一法木剋土戊以妹己嫁於甲是黃入青爲綠火剋金庚以妹辛嫁於丙是白入赤爲紅金剋木甲以妹乙嫁於庚是青入白爲碧

水剋火丙以妹丁嫁於壬是赤入黑爲紫土剋水壬以妹癸嫁於戊是黑入黃爲流黃予謂考工記畫繪之事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與黃相次青赤謂之文赤白謂之章黑白謂之黼黑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此非間色乎

古樂府定情篇言婦人不能以禮從人而自相悅媚乃解衣服玩好致之用敝綢繆若臂環致拳拳指環致殷勤耳珠致區區香囊致和合條脫致契闊佩玉結恩情而期於山陽山北終以不答乃以傷悔焉

藝文志有泰階六符經一卷應劭以爲黃帝所作也

子爲陽之始午爲陰之始以甲加子數至午加丑數至未午上得庚未上得辛謂之陽索陰又以甲加午數至子加未數至丑亦得辛謂之陰配陽此納干數也從甲至庚凡七七爲西素皇之氣故甲子乙丑皆爲金而三爲火九爲木一爲土五爲水此所謂納音

也但數其干不數其支其源蓋出於六十律旋宮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含六十音

漢書太液池中鳧雛雁子布滿充積用雁子甚佳王維詩蘆筍穿荷葉菱花罨雁兒此用雁兒甚新

易林曰鳳有十子同巢共母歡以相保晉王獻之詩客從遠方來言欲到交趾遠行無他貨唯有鳳凰子山海經曰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圖

圖古
辨字

狒狒讚曰狒狒恠萌披髮操竹獲人則笑唇蔽其目終亦號咷反爲我戮物類相感志曰狒狒出西南蠻宋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能負千斤既力若此何能致之對曰狒狒見人喜笑笑則下唇掩其額故可以釘之髮可爲髮血可染衣手似獼猴人面面紅作人言鳥聲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元禎詩狒狒穿筒格猩猩置履馴

狒狒
切

郭璞江賦曰玉珣海月吐內石華晉安海物異名記肉柱膚寸美如珣玉臨海異物志曰玉珣柱厥甲美如珣玉趙德麟侯鯖集曰韓退之詩所云馬甲柱正謂此字書曰珣屑甲可飾物爾雅釋弓曰弓有緣以金爲之謂之鈇以玉爲之謂之珣今人但用瑤字固自有珣字也東坡詩金鑿玉繪飯炊雪海螯江柱初脫泉但用柱字李商老詩江瑤初脫柱蠓山憐疊嶂却用瑤字也

唐續時令儀曰唐制日未明七刻槌一鼓爲一嚴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槌二鼓爲再嚴侍中奏請中嚴羣官五品以上俱集朝堂未明二刻槌三鼓爲三嚴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西閣奉迎鑾駕出宮詣太極殿商都賦曰衛以嚴更之署注曰嚴更督夜行鼓唐制所謂嚴更者亦以鼓也

淮南子曰九疑之南山事少而水事多水事二字妙甚邾昂蚌鵲相持賦曰水濱父老以漁弋爲事此句全學南史所云沿潮居民

以鵝鴨爲業也晁無咎跋王右丞捕魚圖有曰晚道吳江如此漁者業廉而事佚用事字更好皮日休詩序曰各補茶事十數條林和靖詩亦曾用茶事二字尤清絕

梁王筠寓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艸按贊寧類物志曰護門艸出常山北有之彼處人取之置於門戶上夜或有過其門其草則必叱之有盜者皆驚奔矣彼俗呼爲護門艸一曰靈草也

沈約宋書曰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於深山矣貫休詩欲贈之以紫玉尺白銀鑑蓋用此

耶悉茗花是西國花色雪白胡人攜至交廣之間家家愛其香氣皆種植之段公路北戶錄曰耶悉茗今之素馨也

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爲之命道士於星辰下爲請命醮之法當本於此顧况詩飛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姚鵠詩雪壇當醮月孤明李商隱詩通靈夜醮達星辰趙嘏詩夜醮齋壇鶴

未迴醮之禮至唐盛矣

隋煬帝詩清心禮七真馬載詩三更禮星斗薛能詩符呪風雷惡朝修月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然陳羽步虛詞曰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漢武帝時已如此

沈約謝北酥啓曰曠阻陰山之外渺絕蒲海之東自非神力所引莫或輕至按西河舊事曰祁連山冬溫夏涼宜牧牛羊充肥乳酪好當是此類

齊高帝使江夏王學鳳尾一學便工帝以玉麒麟賜之蓋諸侯箋奏皆批曰諾諾字有尾若鳳焉蓋花書也有持二畫求售乃楊妃並馬圖上題陳宏二字筆力甚清壯又有兩墨迹如飛燕狀全類鳳尾者殊不可解徐攷之乃江南李王花書陳宏者會稽人天寶間妙於畫嘗寫明皇御容與太真二圖筆墨之妙不可贊嘆韓子

蒼詩翠華欲幸長生殿立馬門前待貴妃尙覓君王一迴顧金鞍
欲上故遲遲卽此二圖也蔡天啓集中亦有此詩程子山題陳宏
畫明皇太真聯鑣圖太真上馬圖詩並轡春風禁籙遊外間底事
上心頭騎驢後日嘉陵道料得君王始欲愁阿環百巧專恩寵自
是二郎駭不知上馬未應渾乏力要迴一顧特遲遲予所得二圖
卽此本也

文與可朱櫻歌君王日午坐倚蘭翡翠一盤紅鞞鞞然鞞鞞二字
人少用按唐寶記曰紅鞞鞞大如巨粟赤爛若朱櫻視之如不可
觸觸之甚堅不可破施此事於櫻桃尤爲奇切

楊文公龍泉金沙塔院記曰金仙氏之教有自來矣身毒之國紀
於山經竺乾之師聞於柱史西京名將得休屠祭天之神東漢諸
王爲蒲塞桑門之供道之行也源遠乎哉此可謂善用事最是山
海經老子二字古今人皆不曾用可謂博而能用者

堯賜舜以昭華之玉

帝王世紀

昭華玉者律琯也又曰昭華管秦府庫

中玉笛也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隱鱗鱗相次

吹息並不復見其上銘曰昭華之管

博物志

庾信詩更愛昭華玉胡

文恭公詩仙致昭華玉唯夏英公詩昭華瑞琯中乃用琯字也

桓玄愛重圖書每以示賓客有不好事者正食寒具以手捉畫畫

大點汗玄惋惜移時

梁齊書名畫記

所謂上有晉人寒具油者是也寒具二

字出周禮籩人註曰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

齊民要術

食經曰

寒具今之餠餅也劉禹錫佳話有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

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濃於酒壓匾佳人纏臂金乃以捻頭爲

寒具也

陸放翁嘗問予曰比在成都見綵帛鋪榜曰翠色真紅殊不曉所

謂紅而曰翠何也予曰嵇康琴賦曰新衣翠粲纓徽流芳班婕妤

自傷賦曰紛翠粲兮紈素聲翠粲取其鮮明也東坡牡丹詩一朵

妖紅翠欲流蓋用鄉語放翁擊節大喜

捫蝨新話

十五卷

宋陳

善

初見先生

道在六經不在浮屠吾儒書中頗有贅訛處便是禪家公案但今人未能管窺究耳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不知所隱者何事顏回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道孟子曰粹然見於而盜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喩不知所喩者何物此豈區區口耳所能證也哉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而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子路問死又問事鬼神古之達者類有以知此至其得力處曾子病革而易簣子路臨死而結纓蓋於死生之際其嚴如此顧但設教自有先後耳豈如今之俗學乃全不攷究以六經爲治世語言至欲求道則以爲盡在浮屠氏嗚呼此宜今世說空謾語者之所以

得肆其欺誕而不顧也

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知入乃盡讀書之法也

作文章貴首尾相應桓溫見八陣圖曰此常山蛇勢也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予謂此非特兵法亦文章法也文章亦要宛轉回復首尾俱應乃爲盡善山谷論詩文亦云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此亦常山蛇勢也

唐宋文章皆三變末流不免有弊唐文章三變宋朝文章亦三變矣荆公以經術東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門戶不相蹈襲然其末流皆不免有弊雖一時奉行之過其實亦事勢有激而然也至今學語之家又皆逐影吠聲未嘗有公論實不見古

人用心處予每爲之歎息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傅奕奕之言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
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傳其教西
晉以上不髡髮石胡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
然愈特敷衍其辭爾愈以人主無不欲壽者以此劫之冀從其諫
耳不意憲宗怒之深也愈至潮州以表哀謝憲宗曰但謂事佛則
年代不永誠不可然憲宗自是不善聽諫賈誼言於文帝曰生爲
明帝死爲明神廟成之廟名爲太宗常天子春秋隆盛之時以死
生言之然文帝不能忘也使愈當此時庶其說得行哉然愈所論
與周公無逸之戒大異

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語當時無
賢愚皆以爲驚絕然予觀庾信馬射賦已云落花與赤蓋齊飛楊
柳共青旂一色則知王勃之語已有來處然其句調雄傑比舊爲

勝及觀歐陽集古錄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亦云浮雲共嶺松張
蓋明月與巖桂分叢則又淺陋與初造語者相去遂甚遠

文章以氣韻爲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乍讀淵明詩
頗似枯淡久又有味東坡晚年酷好之謂李杜不及也此無他韻
勝而已

韓退之詩世謂押韻之文耳然自有一種風韻如庭楸詩朝日出
其東我常坐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當晝日在上我坐中
央焉不知者便謂無工夫蓋是未窺古人妙斷耳且如老杜云黃
四娘家花滿蹊萬朵千朵壓枝低此又可嫌其太易乎

論者謂無數蜻蜓飛上下一雙鸕鶿對浮沉便有闕關雖鳴在河
之洲氣象予亦謂淵明靄靄遠村人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雞
鳴桑樹顛當與幽風七月詩相表裏此殆雖與俗人言也

予每見人愛誦影搖千尺龍蛇動身撼半天風兩寒之句以爲工

此與見富家子弟非無福相但未免俗耳若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覺氣韻不侔也達此理者殆可論文

擬古詩難於近似觀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便是顏淵具體叔敖復生也自是以來作者衆矣然皆乘漢王之車據仲尼之坐者也或者曰前世有擬古詩未聞有擬古文者予謂退之爲樊宗師作墓誌便似宗師與孟東野聯句便似東野而歐公集中擬韓作者多矣但恨世人未能讀書眼如月隙罅靡不照耳不然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

山谷嘗謂白樂天柳子厚俱放陶淵明作詩而推子厚詩爲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氣近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雖各得其一要於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詩體合自然也要知陶淵明詩須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

是逼真

韓退之諛京師富兒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然予謂退之亦未是忘情者且有二侍妾名絳桃柳枝張藉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者也又嘗有詩云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此豈空飲文字者邪

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識者謂此兩句已道盡西湖好處公又有詩曰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予謂此詩又是爲西子寫生也要識西子但看西湖要識西湖但看此詩

東坡詩用事多有誤處虢國夫人夜遊圖詩曰當時亦笑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韓擒虎平陳後主麗華俱見收而齊東昏侯有潘淑妃初不名麗華也又東坡梅花絕句云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道幽

香是反魂此亦張麗華事而坡作東昏侯用之坡又詩云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乃是扁鵲又有詩云俄令司馬能鑿石奈有中郎解摸金而袁紹檄曹操蓋云發丘中郎摸金校尉又詩云市區收罷魚豚稅束與彌陀共一龕楮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龕非彌陀也此類非一蓋惟大才方可闕略餘人正不可學

余與林邦翰論詩及四字兩句邦翰云梨花一枝春帶雨兩句雖佳不免有脂粉氣不似朱簾莫捲西山雨多少豪傑予因謂樂天句似茉莉花王勃句似含笑花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似蘆荀花而王荆公以爲總不如院落深沉杏花雨乃似闍提花邦翰撫掌曰吾子此論不獨詩評乃花譜也

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世傳以爲戲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謝元暉曰好詩圓美流暢如彈丸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

曰古人雖不用偶儷而散句之中暗有聲調步驟馳騁亦有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前代作者皆如此法吾謂無出韓杜觀子美到夔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是如彈丸矣退之之畫紀觀其鋪張收放字字不處但不肯入韻耳或者謂其殆似甲乙則非也以此知杜詩韓文闕一不可世之議者遂謂子美於韻語不堪讀而以退之之詩又但爲押韻文者是果足爲韓杜之病乎文中自有詩詩中有文當有知者領予此語

唐人詩嫩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句聞舊時嘗以此試畫工衆工竟以於花卉上粧點春色皆不中選惟一人於危亭縹緲綠楊隱映之處畫一美婦人凭欄而立衆工遂服此可謂善體詩人之意矣唐明皇嘗賞千葉蓮花因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也而當時詩云上宮春色四時在蓋此意也然彼世俗畫工者乃亦解此邪

顧愷之善畫時人以爲癡張長史工書而人以爲顛予謂此二人之所以精書畫者也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王右軍書本學衛夫人其後遂妙天下所謂風斯在下也東坡字本出顏魯公其後遂自名家所謂青出於藍也

前代牌額必先掛而後書碑石必先立而後刻魏凌雲臺至高章
誕書勝卽日皓首此先掛之驗也今則先書而後掛唐吐突承瓘
欲立石紀德李絳上言請罷之帝悟命百牛倒之此先立之驗也
今則先刻而後立

鵝有鬼兔亦有鬼抱朴子曰吳景帝有疾覘視之得一人欲試之
乃殺鵝而埋于苑中架小屋施床几以婦人屣履服物著其上乃
使覘視之告之曰若能視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加賞而卽信矣
竟日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鵝立墓上所
以不卽白然則鵝死亦有鬼也稽神錄云楊邁當田獵放鷹於野

見草中一兔搏之無有如是者三卽其草中函求之得兔骨一具兔之有鬼也鵝有鬼兔亦有鬼而阮瞻作無鬼論

東坡嘗與劉景文語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當以何對景文答俗諺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首肯之予以爲不如對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此亦俗諺也

東坡嘗言靜似懶達似放予以爲拙亦似懶俗亦似放

玉壺清話 十卷

宋釋文瑩

餘杭人

興國中太宗建秘閣選三館書以眞焉命參政李至專掌一日李昉宋琪徐鉉三學士叩新閣求書一觀至性畏慎曰扁鑰誠其所掌籤函巾幘嚴秘難啟奈諸君非所職竊窺不便三人者笑謂至曰請無慮主上文明吾輩苟以觀書得罪不猶愈他咎乎因強拉秘鑰啟窺至密遣閣使聞奏上知之亟走就閣賜飲令盡出圖籍古畫賜昉等縱觀昉上言請升秘閣於三館之次從之仍以飛白

閣賜之又賜之草書千字文至請勒石上曰千字文本無稽梁武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之俚無足取夫孝爲百行之本卿果欲勒石朕不惜爲卿寫孝經本刻於閣以敦教化也

景德三年有巨星見於天氏之西光芒如金國無有識者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周伯語曰其色金黃其光煌煌所見之國太平而昌又按元命苞此星一曰德星不時而出時方朝野多歡六合平定鑿與澶淵凱旋萬域富足賦斂無橫宜此星之現也克明本進士獻文於朝召試中書賜及第

黃夷簡閒雅有詩名在錢忠懿王俶幙中陪尊俎二十年開寶初太祖賜俶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功臣遣夷簡謝於朝將歸上謂夷簡曰歸與元帥言朕已於薰風門外建離宮規模華壯不減江浙兼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與元帥先朝者卽賜之今煜掘強不朝

吾將討之元帥助我乎無爲他謀所惑果然則將以精兵堅甲奉
賜向克常州元帥有大功俟江南平可暫來相見否無他但一慰
延伺耳固不久留朕執圭幣三見於天矣豈敢自誣卽當遣還也
夷簡受天語俛首而歸私自籌曰茲事大難王或果以去就之計
見決於我胡以爲對殆歸見俶因不匿盡以天訓授之遂稱疾於
安溪別業保身潛遁夷簡山居詩有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幾焙
茗旂香之句雅喜治釋咸平中歸朝爲光祿少卿後以壽終

太祖嘗譴普曰卿苦不讀書今學臣角立雋軌高駕卿得無愧乎
普由是手不釋卷太祖亦自是廣閱經史

李瀚及第於和凝相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瀚爲承
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一詩
於榻攜之盡去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鰲頭玉堂舊閣
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否

杜審琦昭憲皇太后之兄也建寧州節一旦請覲審琦視太祖太宗皆甥也一日陳內宴於福寧宮昭憲后臨之祖宗以涇陽之重終宴侍焉及爲壽之際二帝皆捧觴列拜樂人史金著粗能屬文致詞於簾陛之外其略曰前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祖宗特愛之

王師伐蜀孟昶出兵拒之其勢旣蹙始肯賫表詣王全斌請降卽奉其母逮官屬沿峽流而下至江陵上遣使厚勞之別賜茶藥慰其母手詔止曰國母李氏有賢識昶在國或縱侈過度往往詬撻於庭有司始候昶至闕令銜璧獻俘於太廟已而罷之車駕親勞於近郊止令素服待罪於兩觀之下御含元殿備禮見之預詔有司直右掖門東葺大第五百楹什用器皿悉賜焉封昶爲中書令秦國公給巨鎮節俸拜命六日而卒年四十七發哀奠贈是三公之秩初其母纔至闕上以禁舉肩至宮庭嬪御扶掖親酌酒飲之

曰母但寬衷勿念鄉土異日必送母歸蜀母奏曰妾家本太原若許送妾還并門死亦心足時晉壘未平太祖開其吉讖大喜曰俟平劉鈞立送母歸必如所願因厚賜之後昶卒母亦不哭以酒酹地曰爾貪生失理不能納疆於真主又不能死社稷實誰咎乎吾以汝在所以忍死至今今汝既死吾安藉其生耶遂數日不食而卒

太祖生於西京夾馬營至九年西幸還其廬駐蹕以鞭指其巷曰朕憶昔得一石馬兒爲戲羣兒屢竊之朕埋於此不知在否劇之果得然太祖愛其山川形勝樂其土風有遷都之意李懷忠爲雲騎指揮使諫曰東京正得皇居之中黃汴環流漕運儲廩可仰億萬不煩飛輓况國帑重兵宗廟禁掖若泰山之安根本不可輕動遂寢拜安陵奠哭爲別曰此生不得再朝於此也卽更衣服弧矢登闕臺望西北鳴弦發矢以定之矢委處謂左右曰此卽乃朕之

皇堂也以向得石馬埋於中又曰朕自爲陵名曰永昌是歲果晏駕

唐陸禔續水經嘗言蛇雉遺卵於地千年而爲蛟蛟龍屬漢武帝元封中尋陽浮江親射蛟於江中獲之是也其蛟出殼之日害於一方洪水飄蕩吳人謂之發洪予少時嘗遊杭州新城縣之伊山目擊此事方晚忽茂草中一雌雉飛起丈餘翅羽零亂復入草中數四不絕久而不出予竊怪之雜草往視果一巨蛇一雌雉蟠結纏糾津沫狼藉斯須雉驚而飛蛇亦入草始驗禔之說不誣

太宗御廐一馬號碧銜霞馬口角有文如碧霞夾於雙勒間圉人飼秣稍跛倚失恭則蹄齧吼噴怒不可解從征太原上下岡坂其平如砥下則伸前而屈後登高則能反之太宗甚愛上尊餘瀝時或令飲則嘶鳴喜躍後聞晏駕悲頰骨立眞宗遣從皇舉於熙陵數月遂斃詔以弊幃埋於桃花犬之旁

先主李昇受吳主禪奉爲讓皇璉讓皇長子也先主封璉中書令池州刺史將赴上遇寒食飲冷失節卒於池口舟中年十九歲初先主第四女璉納之爲妃賢明淑慎容範絕世及禪代封永康公主聞人呼公主則嗚咽流涕辭不願稱宮中爲之慘戚璉卒永康終身縞素斥去容飾不苟葦血惟誦佛書但自稱未亡人朝夕焚香對佛自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爲有情之物居延和宮中年二十四歲無疾坐亡凡五夕光如剪練長丈餘自口而出至斂溫軟如生主感悼哽痛詔李建勳刻碑宮中紀其異

徐常侍鉉仕江南日嘗直澄心堂每襪被入直至飛虹橋馬輒不進裂鞍斷轡筆之流血掣韁却立鉉貽書於餘杭沙門贊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鬪之去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長五尺膝而下可長三尺腦骨若段柱積薪焚之三日不動以腐糟纒漚之遂爛焉

孔承恭上言舉令文中賤避貴之類四條乞置木牌立於郵墩以爲民告訴行之一日太宗問承恭曰令文中貴賤少長輕重各自相避並訖何必又云去避來此義安在承恭曰此必戒於去來者互相迴避爾上不然之曰借使去來相避止是憧憧於通衢之人密如交蟻焉能一一相避哉但恐設律者別有他意其精細若是

乙卯避暑錄

三卷

宋葉夢得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堂據蜀江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朶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卽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戴月而歸余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六七月館於此堂者幾月是歲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

道公時事甚詳邇來幾四十年念之猶在自今予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

予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流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予發賣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皆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歲稔父母來識認爾予爲閱法則凡因災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爲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育則父母之恩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印給外內廂界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券付之略爲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常平分餘粟貧者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置之襁褓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劉貢父言杜子美詩所謂功曹非復漢蕭何以爲誤用鄧禹事雖近似然鄧氏子何不掾功曹自光武語非鄧禹實爲功曹則子美亦未必誠用此事今日見王洋舍人云前漢書高祖紀言蕭何爲主吏孟康註主吏功曹也吾初不省取閱之信然知子美用事精審未易輕議讀史者亦不可不詳也

楊文公談苑載周世宗嘗爲小詩示竇儼儼言今四方僭僞主各能爲之若求工則廢務不工則爲所窺世宗遂不復作當時詩必不甚佳故儼云爾非世宗英偉識帝王大略豈得不以儼言爲忤又安能卽棄去信爲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安祿山亦好作詩櫻桃詩云櫻桃一籃子半青與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贄或請以一半寄周贄句在上則協韻祿山怒曰豈可使贄壓我兒也使世宗不能用儼言其詩未必如是之陋亦不過祿山爾因讀祿山事跡及之聊發千載一笑

鎮江招隱寺戴顓宅平江虎丘雲岩寺王珣宅今何山宣化寺何楷宅既皆爲寺猶可彷彿其故處何山無甚可愛淺狹僅在路傍無岩洞有岩出寺西北隅然亦不甚壯招隱雖狹而山稍曲幽邃有虎跑鹿跑二泉略如何山皆不能爲流唯虎丘最奇蓋何山不如招隱招隱不如虎丘平江比數經亂兵殘破獨虎丘幸在

嚴陵七里瀨在桐廬二十餘里兩山聳起壁立連亘七里土人謂之瀧訛爲籠言若籠中因謂初至爲入瀧既盡爲出瀧本音閩江反奔湍也以爲若籠謬也七里之間皆灘瀨今因沈約詩誤爲一名非是嚴陵灘最大居其中范文正公爲守時始作祠堂山上命僧守之山峻無平地不能爲重屋東西二釣臺乃各在山顛與灘不相及突然石出峯外略如臺上平可坐數十人因以名爾郭文居天柱峯在餘杭縣界今爲洞霄宮有大滌洞天見晉書隱逸傳此五者天下所共聞僅在浙西數州之間其四吾皆熟遊而洞霄

宮距吾山無三百里吾今官事二十年未暇一至孰謂吾爲愛山者也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主司頭腦太多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言人以爲戲談今蜀人多稱之崇寧末家安國同爲郎成都詹丕爲諫官以安國嘗建言移事省上章擊之其辭略云謹按某官人材闕冗臨事冬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無不笑之

婦人疾莫大于產蓐倉卒爲庸醫所殺者多矣亦不素講故也舊嘗見杜壬作醫準一卷其一紀郝質子婦產四日瘕癥戴眼弓背反張壬以爲產病與大豆紫湯獨活湯而愈政和間予妻纔分娩猶在蓐中忽作此症頭足反接相去幾二尺家人驚駭以數婢強拗之不直適記所云而藥囊有獨活乃急爲之召醫未至連進三劑遂能直醫至則愈矣更不復用大豆紫湯不可不廣告人二方皆在千金第三卷

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產菌然種類不一食之間有中毒往往至殺人者蓋蛇虺毒氣所薰蒸也有僧教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此方自見本草陶隱居注謂之地漿亦治楓樹菌食之笑不止俗言笑菌者居山間不可不知此法也

劉原甫博物多聞前世實無及者在長安有得古鐵刃以獻製作極巧下爲大環以纏龍爲之而其首類鳥人無識者原甫曰此赤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和世衡築青澗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又有獲玉印遺之者其文曰周惡夫印公曰此漢條侯印尙存于今也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縮之孫他人封亞俗侯而漢書作惡俗是也問者始大服因疑史條侯名遂作惡父亞之音未必然春秋魏有醜夫衛有良夫蓋古人命名皆不擇其美稱亦有以惡名者安知亞夫不爲惡夫也

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動晝夜不止未幾交趾人寇城
幾陷其後又動而儂知高反圍城卒陷之屠其城去熙寧元年又
動郡守錢師孟知其不祥亟取投之江中遂無他物理不可解佛
豈爲是也哉以五行傳推之近土失其性也予在江東宣州大火
幾焚其半前此亦有鐵佛坐高丈餘而身忽迭前迭却若俯而就
人者數日土人方駭既時火作蓋邕州之異也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
學如支遁本姓關學于支謙爲支帛道獻本姓馮學於帛尸梨密
爲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
釋世以釋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爲稱者自不知其爲姓也
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示尊禮許其
不名云爾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言廢

矣

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畫藏宋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予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輦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峯嶺重複徑路隱顯渺然有數百里之勢想見天下名筆政和間內府求畫甚急以其名不佳獨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宮女導從略備道旁瓜圖宮女有卽圖采瓜者或諱爲摘瓜圖而議者疑元稹望雲騷歌有騎騾幸蜀之語謂倉卒不應儀物猶若是盛遂欲以爲非幸蜀時事者終不能改者山谷間民皆冠白巾以爲蜀人爲諸葛孔明服所居深遠者後遂不除然不見他書

禹貢導滌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荊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屈原楚歌亦載之此正楚人之辭蘇子美卜居吳下前者積水卽吳王僚開以爲池者作亭其上名之滄浪雖意取濯纓然似滄浪爲水渺瀰之狀不以爲地名則失之矣滄浪猶言蟠冢桐柏

也不言水而直曰蟠冢桐柏可乎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澧水之類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沈水伏流至濟而始見沈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沈故亦謂之沈水乃知聖經言一字未嘗無法也

桑欽爲水經載天下水甚詳而兩浙獨略浙謂之漸江出三天子都欽北人未嘗至東南但取山海經爲證爾山海經三天子都在彭澤安得至此今錢唐江乃北江之下流雖是彭澤來蓋衆江所會不應獨取此一水爲名予意漸江卽浙字欽誤分爲二名酈道元註引地理志浙江出丹陽黟南蠻中者是也卽今自分水縣出桐廬號歛港者與衢婺之溪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皆會于錢塘然後南趨于海然浙江不見于禹貢以錢唐江爲浙江始見于秦紀而衢婺諸水與苕霅兩溪等不見于

水經者甚多豈以小遺之抑不及知耶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于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肥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知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欲益從寬釋凡爲深文者皆拒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於此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桐棺知葬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婦人以姬爲稱故周之諸女皆言姬猶宋言子齊言姜也是漢以

來不復辨類以爲婦人之名故史記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夫人之類固以失矣註漢書者見其言薄姬虞姬戚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爲衆妾之稱近言妾者遂皆爲姬事之流傳失實每如是今謂宗女爲姬亦因詩言王姬之誤也

樂君達州人生巴峽間不甚與中州士人相接狀極質野而博學純至先君少師特愛重之故遣吾聽讀今吾尙略能記六經皆樂君口授也家甚貧不自經理有一妻二兒一跛婢聚徒城西草廬三間以其二處諸徒而妻子居其一樂易坦率多嬉笑未嘗見其怒一日過午米缺妻使跛婢告米竭樂君曰少忍會當有餉者妻不勝忿忽自屏間躍出取案上簡擊其首樂君袒而走仆於舍下羣兒環笑掖起之已時先君適送米三斗樂君徐告其妻曰果不欺汝飢甚幸速炊俯仰如昨日幾五十年矣每旦起分授羣兒經

口誦數百徧不倦少間必曳履慢聲抑揚吟諷不絕躡其後聽之則延篤之書也羣兒或竊效斬侮之亦不怒喜作詩有數百篇先君時爲司理猶記其相贈一聯云末路清談得陶令他時陰德頌于公又寄故人云夜半夢回孤月滿兩餘日斷太虛寬先君數稱賞之今老書生未有其比也

兵興以來盜賊夷狄所及無噍類有先期奔避伏匿山谷林莽間或幸以免忽襁負嬰兒啼聲聞于外亦因得其處于是避賊之人凡嬰兒未解事不可戒語者率棄之道旁以去纍纍相望哀哉此虎狼所不忍蓋勢不得已也有教之爲緜毬隨兒大小爲之縛置口中略使滿口而不閉氣或有力更預畜甘草末臨繫時量以水漬使咀味兒口中自有物賞之自不能作聲而緜軟不傷兒口或鏤板以揭饒州道上已酉冬虜自江西犯饒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顛仆流離道上而嬰兒得此全活者甚多乃知雖小術亦有足活

人者君子可不務其大乎此亦不可不知許幹譽爲予道之願廣此言使人無不聞也

明道雜誌

一卷

宋張太史

名文

用事謬誤雖文士時有之韓文公作孔廟記云社稷之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巍然當坐用王者禮若以爲壇祭之禮不如屋則何必社稷天地圓丘方澤初不屋也孔子之禮雖極隆比天地則有間矣豈以壇屋分隆殺乎又巍然端坐後世爲土偶乃有此古祭用主安能巍然而坐乎退之未三思也

呂與叔長安人話長安有安氏者家藏唐明皇髑髏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有數子得官遂爲盛族後其家析居爭髑髏遂斧爲數片人分一片而去予因謂之曰明皇生死爲姓安人殛腦合座大笑

河豚魚水族之奇味也而世傳以爲有毒能殺人中毒則覺脹亟

取不潔食之乃可解不爾必死蘇子瞻在資善堂與數人談河豚之美諸人極口譬喻稱贊子瞻但云據其味真是消得一死人服以爲精要或云其子不可食其子大如粟而浸之經宿大如彈丸也或云中其毒者亦不必食不潔水調炒槐花末龍腦水皆可解予見人有說中此毒急服至寶丹亦解橄欖最解魚毒其羹中多用之而吳人悉不用此直云用不潔解河豚是戲語耳惡烏頭附子之屬

經傳中無嬌姁字考其說嬌字乃世母字二合呼姁乃舅母字二

合呼也

二合如眞音中
合兩字音爲一

士人有雙漸者性滑稽嘗爲縣令入僧寺中主僧半酣矣因前曰長官可同飲三杯否漸怒判云談何容易邀下官同飲三杯禮尙往來請上坐獨吃八棒竟答遣之

松漠記聞

二卷

宋洪忠宣公

女真卽古肅慎國也東漢謂之挹婁元魏爲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開皇中遣使貢獻文帝因宴勞之使者及其徒起舞於前曲折皆爲戰鬪之狀上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卽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爲混同江其江甚深狹處可六七十步闊處至百步唐太宗征高麗靺鞨助之戰甚力駐蹕之敗高延壽高惠真以衆及靺鞨兵十餘萬來降太宗悉縱之獨坑靺鞨三千人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朝廷爲置長史監之賜府都督姓李氏訖唐世朝獻不絕五代時始稱女真後唐明宗時嘗寇登州渤海擊走之其後避契丹諱更爲女直契丹之諱曰宗真俗訛爲女質居混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爲生女真亦臣于契丹後有酋豪受其宣命爲首領者號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餘里建寨以守予嘗自賓州涉江過其寨

守禦已廢所存者數十家耳

生女真即金國也

女真酋長乃新羅人號完顏

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真以其練漢事後隨以首領讓之兄弟三人一爲熟女真酋長號萬戶其一適他國完顏年六十餘女真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卽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哥太師無子以其姪阿骨打之弟諡曰文烈者爲子其後楊哥生子闡辣乃令文烈歸宗

渤海國去燕京女真所都皆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足東並海其王舊以大爲姓右姓曰高張楊寶烏李不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婦人皆悍妬大氏與他姓相結爲十姊妹遞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游聞則必謀寘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覺者九人則羣聚而詬之爭以忌嫉相誇故契丹女真諸國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惟渤海無之

大遼盛時銀牌天使之女真每夕必欲薦枕者其國舊輪中下戶

作止宿處以未出適女待之後求海東青使者絡繹恃大國使命
惟擇美好婦人不問其有夫及閥閱高者女真浸忿遂叛

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類皆成園至
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每春
冰始泮遼主必至其地鑿冰釣魚放弋爲樂女真率來獻方物若
貂鼠之屬各以所產量輕重而打博謂之打女真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青
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爲一歲也自興兵以後浸染華風酋長生朝
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已其他如重
午七夕重九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用十一月旦者謂
之周正金主生于七月七日以國忌用次日今朝廷遣賀使以正
月至彼蓋循契丹故事不欲使人兩至也

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償唯正月十六日則縱

偷一日以爲戲妻女寶貨車馬爲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雖吞鏹微物亦攜去婦人至願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則具茶食以贖謂羊酒者贖之類次則攜壺小亦打餽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留則聽之自契丹以來皆然今燕亦如此

回鶻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時有入居秦川爲熟戶者女真破陝悉徙之燕山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後悉羈縻于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爲國有君長其人卷髮深目眉修而濃白眼睫而下多虬髯奉釋氏最甚共爲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足而鳴之謂爲親敬誦經則衣袈裟作西竺語燕人或俾之祈禱多驗婦人類男子白皙著青衣如中國道服然以薄青紗羈首而見其而其居秦川時女未嫁者先與漢人

通有生數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種類媒妁來議者父母則曰吾女嘗與某人某人昵以多爲勝風俗皆然

嗚熱者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爲契丹徙置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賓州近混同江卽古之粟末河黑水也部落雜處以其族類之長爲千戶統之契丹女真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月夕被酒則相率攜尊馳馬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聚觀之間令侍坐與之酒卽飲亦有起舞歌謳以侑觴者醉後相契調謔往反卽載以歸不爲所顧者至追逐馬足不遠數里其攜去者父母皆不問留數歲有子始具茶食酒數車歸寧謂之拜門因執子壻之禮其俗謂男女自媒勝于納幣而婚者飲食皆以木器好寘蠱他人欲其不驗者云三彈指于器上則其毒自解亦間有遇毒而斃者族多李姓

胡俗舊無儀法君臣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雖殺雞亦召其君

同食炙股烹脯脯內也以餘肉和葦菜搗白中糜爛而進率以爲常

吳乞買稱帝亦循故態今主方革之

金國新制大抵依倣中朝法律至皇統三年頒行其法有創立者率皆自便如毆妻致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以其側室多恐正室妬忌漢兒婦莫不唾罵以爲古無此法曾臧獲之不若也

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兩大雷震羣犬數十爭赴土河面死所可救者纔二三爾

戊午夏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卽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國示劉豫劉不悅趙伯璘曾見之

是年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龜巨數十里龜大小不

等首足卦文皆具

初漢兒至曲阜方發宣聖陵粘罕聞之問高慶緒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豈可發皆殺之故闕里得全

兼明書

五卷

唐丘光庭

國子太學博士

鄭康成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宋均以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白虎通以伏羲神農祝融爲三皇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明曰女媧燧人祝融事經典未嘗以皇帝言之又不承五行之運蓋霸而不王者也且祝融乃顓頊之代火官之長可列於三皇哉則知諸家之論唯安國爲長

鄭康成以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此六人而云五帝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司馬遷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明曰康成以女媧爲皇軒轅爲帝按軒轅之德不劣女媧何故不爲稱皇而淪之人

帝仍爲六人哉考其名迹未爲允當者也司馬遷近遺少昊而遠收黃帝其爲疎略一至于斯唯安國精詳可爲定論

鄭康成云北斗天皇大帝其精生人凡稱皇者皆得天皇之氣又云五帝者仰合五帝座星也明曰康成舉其邊未爲通論也今按尙書說皇者皆天德也皇王人大也帝諦也公平通達舉事審諦也人主德同天覆故德優者謂之皇其次謂之帝然則皇者帝者皆法天爲名非取星爲號也或曰子以軒轅爲皇何故謂之皇帝答曰凡言有通析析而言之則皇尊于帝通而言之則帝皇一也月令云其帝太昊則伏羲亦謂之帝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則堯亦謂之皇也

古詩云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明曰履當爲屨字之誤也文章之體不應兩句之內二字同音又諸經傳無納履之語按曲禮曰俯而納屨義曰俯低頭也納者著也低

頭著履則似取瓜故爲人所疑也且履無帶著時不必低頭知履當爲履傳寫誤也

爛柯山相傳云昔人採樵於山中見二人奕碁于松下因坐而看之及碁罷而歸斧柯已爛至家三歲矣因名其山曰爛柯明曰此傳事雖有舊而理且不通何者仙凡雖殊而歲月無異故華表鶴云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始歸卽彼此千年也且仙家行止不離人間共茲日月之下縱使仙能變化復何變於天地日月哉易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不別山川又同三年之中凡雷風雨雪寒暑晝夜將何以蔽以敗昭明若是仙山元無燥溼則不當朽爛于柯也且仙人神思固應敏妙何三年之久方終一局哉由此而論誠爲妄矣或曰子稱爲妄其山何得此名答曰山名自遠必當別有所謂但以時經喪亡圖籍散亂後人不知其由臆爲之說耳

此二條今本無

天下有山獨立者而州縣圖皆云其山自蜀飛來明曰按爾雅釋山云獨者蜀也然則凡山孤絕四面不與餘山連者皆名爲蜀而云自蜀飛來一何誣謬

今人言項羽起于江東者多以爲浙江之東明曰按古人稱江東皆謂楚江之東也以其江自西南而下江南江東隨江所向而呼也項羽起於江東卽蘇州也故漢書稱項羽避仇於吳中其論用兵之道吳中士大夫皆出其下尋其所行止無入浙東之文也或曰羽殺會稽守賈守通會稽非浙東乎答曰秦併天下分置三十六郡江東爲會稽郡其治所在吳吳卽今蘇州也羽殺賈守通之後起吳中子弟八千人非蘇州而何

晉宋齊梁之書皆謂江東爲江左明曰此據大略而言細而論之左當爲右何以明之按水之左右隨流所向而言之水南流則左在東而右在西水東流則左在北而右在南水北流則左在西而

右在東昔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則洞庭在西彭蠡在東其水北流故也又哀二年左傳云昔趙簡子納衛太子蒯聩于戚夜行迷道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此時河轉北流故謂河東爲右也又曲禮云主人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門以向堂爲正故左在西而右在東亦其義也按建康之西江水北流則當左在西而右在東今以江東爲江左則是史官失其義也若非史官失其義則世人傳寫誤也

范曄後漢書蔡琰見曹公蓬首徒跣而入明日不乘車者謂之徒行不履鞮者謂之徒跣今文姬蓋三徒跣非徒行也故下文曹公與之巾鞮

虜廷事實 十卷

宋文惟簡

燕山進士

姓氏 女真部族種類不同有夾谷赤蓋溫熟馳滿納合徒丹烏古論烏林巷紇石烈等數十姓各以其先世所居地名爲列惟完

顏一姓則有異焉蓋其遠祖因避罪自高麗而至女真後立神功聖德碑于燕城之西參知政事韓昉作文翰林承旨宇文虛中書翰林待制吳激篆額其碑自序出於高麗云

風俗 女真風俗初甚淳質其祖宗者不知人主之爲貴鄰人醞酒欲熟則烹鮮擊肥而邀主于其家無貴賤老幼團坐而飲酒酣則賓主迭爲歌舞以誇尙今則稍知禮節不復如此耳

杖責 虜中上自宰執公卿下至判司簿尉有罪犯者亦不能免杖如天朝之臣有忤其主意者則去衣臥地令侍衛之人以杖箠之數足則止名曰御斷州縣官有罪則差天使至其本家量輕重而杖之名曰監斷有因而致死者上下內外官雖曾被刑責相視不以爲辱又安知古者刑不加大夫也

拜天 虜人州軍及軍前每遇端午中元重九三節擇寬敞之地多設酒醴牢餼餅餌果實祭於其所名曰拜天祭罷則無貴賤老

幼能騎射者咸得射柳中者則金帛賞之不中者則褫衣以辱之射柳既罷則張宴飲以爲極樂也

黃鼠 沙漠之野地多黃鼠畜豆穀于其地以爲食用村民欲得之則以水灌穴遂出而有獲見其城邑有賣者去皮刻腹極甚肥大虜人相說以爲珍味則知蘇屬國奉使時胡婦掘野鼠而食之者正謂此也

婚聘 虜人風俗取婦于家而其夫身死不令婦歸宗則兄弟姪皆得以娉之有妻其繼母者與犬豕無異漢兒則不然知其非法也

過醜 金國上至朝廷下至州郡皆有過醜之禮如宰臣百官生日及民間娶婦生子若迎接天使趨奉州官之類則以酒果爲具及有幣帛金銀鞍馬珍玩等諸物以相贈遺主人乃捧其酒于賓以相贊祝祈懇名曰過醜如此結恩釋怨不如是者爲不知禮

放儉 虜中每至正月十六日夜謂之放儉俗以爲常官亦不能禁其日夜人家若不畏謹則衣裳器用鞍馬車乘之屬爲人竊去隔三兩日間主人知其所在則以酒食錢物贖之方得原物至有室女隨其家出遊或家在僻靜處爲男子劫持去候月餘日方告其父母以財禮聘之則放儉之弊是何禮法

披乘 胡兒自古以來披髮左衽習以爲俗安知有衣冠之法爲可貴耶頃年初創臺有女真契丹之人有爲公相尙書侍郎者從漢法例當披乘皆病頭悶身痒反以爲苦譯而語人曰都被爾漢人立法拘束殺我輩也受苦受辱此誠可笑

啞揖 漢兒士大夫上位者年時及久闊交友相見則進退周旋三出頭五折腰相揖而不作聲名曰啞揖不如是者爲山野之人不知禮法衆可嗤笑契丹人交手于胸前亦不作聲是謂相揖

喪葬 北人喪葬之禮蓋各不同漢兒則遺體然後瘞之喪凶之

禮一如中原女真則以木槽盛之葬于山林無有封樹惟契丹一
種特有異焉其富貴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腸胃滌之實
以香藥鹽礬五綵縫之又以尖葦筒刺于皮膚瀝其膏血且盡用
金銀爲面具銅絲絡其手足耶律德光之死蓋用此法時人目爲
帝祀信有之也

血泣 嘗見女真貴人初亡之時其親戚部曲奴婢設牲牢酒饌
以爲祭奠名曰燒飯乃跪膝面哭又以小刀輕厲額上血淚淋漓
不止更相拜慰須臾則男女雜坐飲酒舞弄極其歡笑此何禮也
釋奠 距燕山東北千里曰中京大定府本奚霫舊地其府中亦
有宣聖廟春秋二仲月行釋奠之禮契丹固哥相公者因此日就
廟中張宴有胡婦數人麗服靚裝登于殿上徘徊瞻顧中有一人
曰此鬻者是何神道答曰者便罵我夷狄之有君者衆皆發笑而
去矣

寺塔 燕山京城東壁有大寺一區名憫忠廊下有石刻云唐太宗征遼東高麗回念忠臣孝子歿于王事者所以建此寺而薦禱也東西有磚塔高可十丈云是安祿山史思明所建矣

抱朴子

葛洪

蟹曰無腸公子龜曰先知君

雲英雲珠雲母雲液雲沙謂之五雲

南海之中蕭丘之上有自然之火火常以春起而秋滅丘方千里當火起時此丘上純生一種木火起著此木木雖爲火所著但小焦黑人或以爲薪者如常薪但不成炭炊熟則灌滅之復更用如此無窮

杜子微服天門冬御十八妾有子百四十人日行三百里抱朴子從祖先公每大醉及天盛熱輒入深水底八月乃出者正以能閉氣胎息故耳左慈以氣禁水水爲逆行一二丈禁水著中庭露之

大寒不冰

志雅堂雜抄

一卷

周密

龔聖予云禊序有大業間石本其後有隋諸臣御位然則在智永未藏之先此帖亦嘗入御府

廖瑩中羣玉號葑洲邵武人登科爲賈師憲平章之客嘗爲太府丞知某州皆以在翹館不赴咸淳間嘗命善工翻刻淳化閣帖十卷絳帖二十卷皆逼真仍用北紙佳墨模搨幾與真本並行又刻小字帖十卷王禴所作賈氏家廟記盧芳喜所作秋壑九歌又刻陳簡齋去非姜堯章任希夷柳處南四家遺墨十三卷皆精妙先是賈師憲用婺州碑工王用和翻刊定武蘭亭凡三年而後咸至賞之以勇爵絲髮無遺恨幾與定本相亂又轉爲小字刻之靈璧石板世綵堂蓋其堂名也

高宗朝手卷畫前上用乾卦圓印其下用希世藏畫卷後下用紹

興印墨迹無上面卦止有希世絹興印徽宗朝墨跡用雙龍鳳印
用泥金題粉青絹狹簽頭

沈草庭云以煮酒脚塗靈璧石其黑如漆洗之不脫極妙

斲琴名手唐雷霄雷咸雷珏郭亮皆蜀人沈鐔張越皆江南人蔡
獻僧智仁衛中正慶曆中朱仁濟馬希仁馬希先崇寧中並宋人
元豐間米元章自號恭門居士其印文火正後人某印其後並不
用之

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調塗描畫然後再入窰燒永不復脫凡碾工
描玉用石榴皮汁則見水不脫

酒醋缸有裂破縫者可先用竹籬定于烈日中晒令十分乾仍用
炭燒縫上令極熱卻以好瀝青末滲縫處令融液入縫內令滿更
用火略烘塗開永不滲漏勝于油灰多矣

伯幾云今所謂骨蝟犀乃蛇角也以至毒宜解毒故曰蝟毒犀

宣和殿所藏殷玉鉞長三尺餘一段美玉文藻精甚三代之寶也
後歸大金今入大元每大朝會必設於外廷

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張夢符云

治閉喉倉卒之疾用巴豆以竹紙滲油令滿作撚點燈令著吹滅
之以煙薰喉間卽吐惡血而消

蘇壁云耳暴聾用全蝎去毒爲末酒調下以耳中聞水聲卽愈

治金瘡及刀斧瘡用獨殼大栗辟爲乾末傅之立止或倉卒用生
栗傅亦得

暑天痲子用黃瓜摩之卽消

香附子四兩去黑皮微炒片子姜黃湯浸一宿洗淨甘草一兩炒
各細末入鹽點辟嵐瘴之氣極妙

治喉痺并生乳鵝用蝦蟆衣鳳尾草洗淨搗細入鹽霜梅肉煮酒
各少許和再研細用細布絞汁以鵝毛掃患處隨手吐痰卽消

鄭金曜有杖丹一方用水蛭爲末和朴硝少許以水調傅瘡上屢施於人良驗

絳帖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正在石皮處隱然可見今本乃無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兩面字亦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卽書止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皆非舊本

衡州有花光山長老仲仁能作墨梅所謂花光梅是也

李公麟山陰圖畫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縫用米姓之印米元章與伯時說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當時同游適于山陰南唐顧如中遂畫爲山陰圖三吳老僧寶之莫肯借轉伯時率然弄筆隨元章所說想像作此瀟灑有山陰放浪之思元豐壬戌正月二十五日與何益之李公麟魏季通同觀李琮記

說郛卷第八終

說郛卷第九

感應經

三卷

唐李淳風

積穀生蟲腐草爲螢 搜神記曰龍易骨糜易骼蛇類解皮蟹類
易殼又折其螯足墮復更生穀之化爲蟲也妖氣之所生焉禮記
月令季夏腐草化爲螢

虎知衝破燕識戊己 博物志云虎知衝破有能畫地卜今人有
畫地上下推其奇偶謂之虎卜說文燕玄鳥也齊魯之間謂之乙
謂之子候作巢避戊己玄中記千歲之燕戶北向

臬避星名鵠避太歲 周禮誓族氏掌覆妖鳥之巢以方書十日
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
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
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伸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

射之晏子春秋及說苑搜神並言柏也嘗鴛爲齊景公禳臬乃布翼當伏地死蓋用此術也說文曰鵠巢背太歲此非才知任自然也淮南子曰鵠識風歲多風去高木巢傍枝也

河有怪魚乃名爲鰐其身已朽其齒三作 博物志云海南有魚如鼉斬其首乾之椽去其齒而更復生者三乃已南州志亦云然淳風有聞廣州人說鰐魚能陸追牛馬殺之水中覆舟殺人植網則不敢觸如此畏慎其一孕生卵數百於陸地及其成形則有蛇有龜有鱉有魚有鼉有蛟者凡十數類及其被人捕取宰殺之其靈能爲雷電風雨殆神物龍類也

風生之獸出於火林刀劍不入鍛以鐵砧旣如韋囊雖復暫死張口向風蹶然還起 十洲記曰炎洲在南海中有地方二千里去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狀如豹青色如大狸張網取之積薪數車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火不然以鎚鎚其頭十數萬下乃死而以其

口向風須臾便活而起以石上菖蒲塞鼻則死抱朴子云生火林中得之刀劍斫不入鐵鎚打頭骨破如韋囊而不死餘同上所說
違天無狀伯趙鴟梟害親逆道破鏡黃要何不殄滅而走消搖

春秋傳曰伯趙司至卽百勞也曹植惡鳥論云夏至陰氣動爲殘殺蓋賊害之候鳴於人家則有死亡之徵又云鴟梟食母眼睛乃能飛郭璞云伏土爲梟漢書郊祀志云古者天子嘗以春解祠之黃帝用破鏡孟康云破鏡獸名食母形如狸而虎眼蜀地志黃腰獸聽身狸首生子長大能自活則羣逐其母令不得哺形雖小能殺牛鹿及虎

炭何爲重鐵何爲輕 漢書云先冬夏至懸炭鐵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至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至陰氣至鐵仰而炭低以此候二至淮南子曰權土炭候氣也

象而後數卜筮之術朽骨枯草安知凶吉 六韜曰文王使散宜

生卜伐殷吉乎不吉鑽龜龜不兆數善善交而拆散宜生因曰不祥不可舉也太公進曰非子所及聖人天地之道承衰亂而起龜者枯骨善者朽草不足以辨吉凶左氏傳曰吉凶由人也

賈氏談錄 一卷

賈黃中述僞唐張洎撰

庚午歲予銜命宋都舍於懷信驛左補闕賈黃中丞相魏公之裔也好古博雅善於談論每款接常益所聞公館多暇偶成編綴凡二十六條號曰賈氏談錄貽諸好事者云爾

厄在白馬

李贊皇初掌北門奏記有曰者謂曰公他日位極人臣但厄

在白馬耳及登相位雖親族亦未嘗有畜白馬者會昌初再入廟堂專持國柄平上黨破回鶻立功殊異策拜太尉封衛國公然性多忌刻當塗之士有不協者必遭遺逐翰林學士白敏中大懼遂諷給事中韋弘景上言相府不合兼領三司錢穀專政太甚武宗由是疑之及宣宗卽位出德裕爲京南節度使旋屬淮海李紳有

吳汝納之獄上命刑部侍郎馬植專鞫其事盡得德裕黨庇之迹由是坐罪竄南海歿而不返厄在白馬其信乎

院體中土士人平常札翰多爲院體院體者貞元中翰林學士吳通微管工行草然體近吏故院中胥徒尤所做做其書大行於世故遣法迄今不泯其鄙則又甚矣

泉湯驪山之華清宮毀廢已久今所存惟繚垣而已天寶所植松柏徧滿岩谷望之鬱然朝元閣在北嶺之上基址最爲斬絕次南卽長生殿故基東南湯泉凡一十八所第一所是御湯周環數丈悉砌以白石瑩澈如玉面皆隱起魚龍花鳥之狀四面石坐階級而下中有雙白石蓮泉眼自瓮口中湧出噴注白蓮之上御湯西南角卽妃子湯湯面稍狹湯側有溫紅石盆四所作菌萐於白石之面餘湯迤邐相屬下鑿石作暗竇透水出東南數十步復立石表水自石表湧出灌注石盆中賈君云此是後人置也

白傳 白傅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立於墓側至今猶存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必奠以卮酒故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濘

兵難不及 賈君云僖昭之世長安士族多避寇南山中雖荐經離亂而兵難不及故今衣冠子孫居鄠杜間室廬相比

白傳不 白傅大中末曾有諫官獻疏請賜諡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看卒不賜諡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其文卽李義山之辭也

虞美人草 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雞冠大而無花葉皆相對行路人見者或唱虞美人則兩葉漸搖動如人撫掌之狀頗應節拍或唱他辭寂不動也賈君親見之

風土 余問賈君中土人每日火麪而食罕致壅熱之患何也賈君曰夾河風性寒故民多傷風河洛東地鹹水性冷故民雖哺粟食麥

而無熱疾又曰滑臺風水性寒冷尤甚土民雖在羈舛其啗附子如啗芋栗

中朝故事 二卷

唐尉遲偓

給事中奉旨纂述

泉湯華清宮湯泉內天寶中刻石爲坐及作芙蓉樣聞說到今猶在屋木亦有全者

阿濫堆

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常御玉笛采其聲翻爲曲子名

焉左右皆傳唱之

鬼胎

代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畋初亞未達

旅游諸處留其妻并一婢在山觀中女冠院側及歸妻已卒詢其

婢婢曰娘子將欲產臥之時聞空中有語曰汝須出觀外無觸吾

清境不然吾當殺汝妻祝曰某婦人也出無歸望聖者閔念及五

更分娩後乃殞絕觀內道衆爲殯於牆外野田中矣亞以錢酒往

酌之是夜妻曰某命未盡合與君生貴子因汚觸道觀爲神靈所

殺從此北向十里有一僧院其間只有一僧年可五十來此奇士
也可往求之僧必拒諱但再三哀鳴祈之當得再奉箕帚也及寤
不以爲信次夕又再夢之語如初亞於是趨其院果見彼桑門初
謁之亦喜亞遂告之殊不管顧曰我卽凡人也偶出家耳豈能主
幽冥間之事乎亞復懇求之僧怒以拄杖驅擊亞甘其辱連日不
去久亦不寢僧乃許之曰汝旣心堅若此候吾尋訪之乃坐入定
半夜後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先歸吾當送來亞其夕歸觀三更
中聞戶外人語卽引妻來言本身已敗壞此卽魂耳善相保囑之
而去其妻宛如平生但惡明處二三年間乃生畋又數歲妻乃辭
去言年數已盡合當決去涕泗而別俄不知所之

步里客談

一卷

宋唯室先生陳長方

字齊之中吳人
一作候官人

聖太祖皇帝出兵平江南李煜遣其臣徐鉉來將以口舌勝趙普
屢言擇館伴鉉及又請乃中批差三班院名下使臣以往鉉反覆

問之其人聲喏言不識字而已鉉無如之何也

度靈太祖初受禪一日有飛矢集御輦者左右欲搜索不許但駐輦

四顧曰射殺我也未到你做聖度如此

漢文西漢末文章與文景武帝時小異然文物之盛無如武帝時

將氣有盛衰邪抑由人主所好邪

不語如富文忠公少日有話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斥

公名云富某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畫韓退之畫記東坡以爲甲乙帳而秦少遊乃做之作五百羅漢

記人心之不同如此

文論作喻子才道王侍郎剛中語云文字使人擊節賞嘆不如使人

肅然生敬

太史公有俠氣故於趙奢穰苴儀秦刺客等作傳更得手以

有俠氣未嘗窺聖賢門戶故五帝三王孔子孟子傳記雖補綴事迹亦未

盡善

魏秦託梅聖俞之名作書號碧雲駟以詆當世巨公如范文

正亦不免其曰范公欲附堂吏范仲之故名仲淹意欲結之爲兄

弟

古人多用轉蓬竟不知何物外祖林公使遼見蓬花枝葉相屬

團欒在地遇風卽轉問之云轉蓬也

武帝好神仙司馬遷作武帝紀實錄方士神仙事無一字譏刺使讀者不

覺思其事則武帝之愚甚矣

吹劍錄

續錄三卷別錄共四卷見第二十四卷合併於此

宋俞文豹

字文蔚括蒼人

予以文字之緣漫浪江湖者四十年今乃倦遊索居京國掩關守
泊條理故書以昔見聞與今所得信筆錄之莊子云吹劍者映而
已映許劣反謂無韻也淳祐三年八月序

李泰伯不喜孟子謂孔子教人尊王孟子教人爲王蓋是時周室

微弱不齒於七國故孟子但知有齊宣梁惠爾孔子作春秋於吳楚越之君止稱曰子未嘗王之孟子於齊梁之王則偃然稱之於以見此時雖孟子亦不知有周王矣

齊宣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臣弑其君可乎或者宣王見周室微弱有問鼎之心故設爲是問孟子而有尊王之心欲引其君以當道而爲湯武之地則當託以應天順人之說而乃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吾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故前輩謂湯武非賢君伊呂非賢臣孟子非賢人

韓文公伯夷頌無一辭及武王末後方云雖然微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其罪武王也凜然如刀鋸斧鉞之加而鋒銛不露自佛入中國凡爲其徒作碑記者皆務爲梵語獨公送文暢序不肯自叛其教所謂法度森嚴也

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何

至如此不如賈誼云主上遇其臣如犬馬彼將以犬馬自待劉公摯亦云遇人以犬馬彼將以犬馬自爲

古今論孔明者莫不以忠義許之然予兄文龍嘗攷其顛末以爲孔明之才謂之識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於劉備則可謂之忠於漢室則未也其說有四一者備雖稱爲中山靖王之後然其服屬疎遠世數難考溫公謂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故通鑑不敢以紹漢統況備又非人望之所歸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以雄人視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藉使以爲劉氏族屬然獻帝在上猶當如光武之事更始東征西伐一切聽命焉可也二者備之枉駕草廬也始謀不過曰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其辭甚正其志甚偉自孔明開之以跨荆益成霸業之利而備之志向始移無復以獻帝爲念由建安舉兵以來二十四年天子成都許或都長安

或幸洛陽宮室煨燼越在籬棘間備未嘗使一介行李詣行在所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廷而亮亦未嘗一談及焉蓋其帝蜀之心已定於草廬一見之時矣三者曹操欲順流東下求救於吳無一言及獻帝而獨說以鼎足之說夫鼎足之說始於蒯通然通之說韓信以此猶有漢之一足當三國時而爲是說則獻帝無復染指之望矣賴周瑜漢賊之罵足以激怒孫權故能成赤壁之功若備若亮何以厲將士之氣服曹操之心哉荆楚之士從之如雲非從備也乃從漢也四者備之稱王漢中則建安二十四年也獻帝在上而敢於自王及稱帝武擔則聞獻帝之遇害也亮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率三軍爲義帝縞素仗大義連孫吳聲罪討賊乃遽乘此卽帝位而反鋒攻吳晉文公有言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故費詩以謂大敵未克便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而諫以高祖不敢王秦之事亮反怒而黜之夫以操之奸雄其

王其公猶必待天子之命苟或且以此憤死以丕之篡逆亦必待
獻帝之禪楊彪且不肯臣之備雖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
王自帝固方曉曉以興復漢室爲辭不知興復漢室爲獻帝邪爲
劉備耶亮既有心於帝備矣萬一果能興復將置獻帝於何地出
師一表雖忠誠懇懇特忠於所事爾其於大義實有所未明也管
仲樂毅之事君子所羞道者以其但知有燕齊而不知有王室也
亮乃以管樂自許宜其志慮之所圖回功業之所成就止於區區
一蜀耳或者但謂備劉氏宗也備帝蜀則漢祚存矣亮忠於備卽
忠於漢矣吁無獻帝則可有獻帝在而君臣自相推戴則赤眉之
立劉盆子亦有辭於世矣春秋之末諸侯爭強周室微弱孔子無
一日不以尊王爲心若如亮之見則魯同姓也亦可奉之以爲王
矣天下後世惟持此見故於孔明之事無敢置異議於其間文中
子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噫漢之君稱

獻帝魏之君又稱武帝吳之君又稱大皇帝蜀之君又稱昭烈皇帝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天下而四帝並立可乎通之見如此宜其爲續書之僭也予兄嘗以是說取解於同文館

古大賢雖左氏孟子稱夫子止曰仲尼不敢名焉唐文宗賜裴度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以天子而名聖人又用其語故無嫌李白乃云鳳歌笑孔丘韓文公云柄用儒雅崇丘軻荆公云驅馬臨風想聖丘馬子才云何必嫌恨傷丘軻然此猶可也杜子美醉時歌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以百世帝王之師名呼而齊之盜跖何止得罪於名教

原涉云家人寡婦始自約勅時意慕宋伯姬爲人不幸爲盜賊所污遂行淫佚雖知其非而不能改柳子厚河間傳亦此意也如涉所云自足以勸戒何必極狀其淫蕩之醜又捕蛇說卽苛政猛於虎之謂禮記以八十言盡之子厚乃六百字文日勝質日衰可以

觀世變矣

溫公不好佛謂其微言不出儒書而家法則云十月就寺齋僧誦經追薦先祖象山知荆門上元當設醮乃講洪範錫福章以代之易惟四卦言酒而皆險難時需需於酒食坎樽酒簋貳困困於酒食未濟有孚於飲酒

長恨歌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人謂是目連救母孟浩然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人謂是盲子荆公宅乃謝安所居地有謝公墩公賦詩曰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宅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尙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界

杜子美流離兵革中其吟內子云香霧雲鬢溼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歐文忠范文正矯矯風節而歐公詞云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闌倚又薄倖辜人終不憤何時枕上

分明問文正詞云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又明月樓高
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讀林和靖梅詩及春水淨於僧眼
碧晚山濃似佛頭青之句可想見其清雅而長相思詞云君淚盈
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情之所鍾雖賢者不能免
豈少年所作邪

漢馬臻爲會稽守立鑑湖浸淹冢宅有千餘人詣闕訴臻坐棄市
順帝遣使覆按並不見人檢會名籍皆是死者乃廟而祀之會稽
志

月與日並明皆天子所敬事而詞人墨客以嫦娥之說吟詠嘲弄
極其褻狎至云一二三蛾眉天上安待奴年十五正而與君看

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必災近衢士上丙午丁未龜鑑謂自秦昭
襄五十二年迄五代凡二十一次其年皆不靖文豹聞乾興間營
定陵信州徐仁旺請用山前地晉公堅主山後仁旺奏云坤水長

流災在丙午年內丁風直射禍當丁未歲中又靖康丙午時事更易次年丁未高宗渡江淳熙丁未高宗上仙其說皆驗然淳祐丁未則無他異惟自夏迄冬不雨所在湖陂河井枯竭雖然仁旺所言則一時事耳而歷代皆忌此兩年何也意者丙午丁未在天之中丙丁屬火皆在午未旺鄉五行中惟水火不宜旺旺則不可救藥非有道盛時興王盛德未易當也故大撓作甲子於丙午丁未則配以天河水以水能制火也至戊午己未則爲之天上火以戊己土蓋其上則火不燄燄也

伯樂姓孫名陽伯樂星掌天馬陽善御故名同焉而九方甄亦善相馬列子謂之九方皋

避煞之說不知出於何時按唐太常博士李才百忌歷載喪煞損害法如己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煞十三四歲女雌煞出南方第三家煞白色男子或姓鄭潘孫陳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兩次

回喪家故世俗相承至期必避之然旅邸死者卽日出殯煞回何處京城乃傾家出避東山曰安有執親之喪欲全身遠害而扁靈柩於空屋之下又豈有爲人父而害其子者乃獨臥苦塊中終夕帖然無事而俗師又以人死者推算如子日死則損子午卯酉生人犯之者入斂時雖孝子亦避甚至婦女皆不敢向者一切付之老嫗家僕非但枕籍碑極不仔細而金銀珠寶之類皆爲所竊記曰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蓋亡人所隨身者惟柩中物耳可不身臨之此惟老成經歷平時以此詔教其子弟庶幾臨時不爲俗師所惑

溫公曰世俗信浮屠以初死七日至七七日小祥百日大祥必作道場功德則滅罪生天否則入地獄受封春燒磨之苦夫死則形朽腐而神飄散雖封春燒磨又安得知唐李舟曰天堂無則已有則賢人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今以父母死而禱佛是以其

親爲小人爲罪人也

伊川曰吾家治喪不用浮屠蓋道場鑼鈸胡人樂也天竺人見僧必飲之因此作樂今用之於喪家可乎文豹謂外方道場惟啓散時用鑼鼓終夕諷唄講說猶有懇切懺悔之意今京師用瑜伽法事惟只從事鼓鈸震動驚撼生人尙爲之頭疼腦裂况亡靈乎至其誦念則時復數語仍以梵語演爲歌調如降黃龍等曲至出殯之夕則美少年長指爪之僧出弄花鼓鎚專爲悅婦人掠錢物之計見者常恨不能揮碎其首此東山所以決意不用而室人交謫羣議沸騰雖屹立不動而負謗不少予嘗舉以語明達是者十八九獨一老師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註云較奪禽獸時俗尙孔子從之者爲祭祀也漢符融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惟妻子可以行志自佛入中國以來世俗相承修設道場今吾欲矯俗行志施之妻子可也施之父母人不謂我以禮送終而我薄於其親也

溫公至不信佛而有十月齋僧誦經追薦祖考之訓朱壽昌灼臂然頂刺血寫經求得其母公及韓蘇諸公歌詠其事江西尙理學黃少卿字卒其子塲欲不用僧道親族內外羣起而排之遂設半今半古之說祭享用葷食追修用緇黃蓋孝子順孫追慕誠切號泣旻天無所籲哀雖俗禮夷教猶屈意焉予謂此又是一見惟識者擇焉

越滅吳夫差自殺使蔽其面曰吾無面見子胥音註云今面襖音始於此

女以行稱者既醉詩曰釐以士女註云女有士行也漢列女傳搜次林行晉列女傳載循六行班姬女史箴有婦行篇然古今志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近有鄉人志其母曰行狀不知何所據

歐公既作唐書紀見諸傳不能盡善乃令宋景文公各自出所著姓名宋大喜以爲前此作史皆一人專之歐公乃能不掩衆人之名不悟其用意也

自縊死者其下必有麩炭日深一日速掘去之則禍止溺水者裸雷死者不可葬虎傷食者自解衣掛樹上此皆不可曉也

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自唐人有鳳鳴朝陽之語而承流不覺諛草北堂謂妻也今皆作母事嚶嚶兩鳥鳴今以出谷求友爲黃鶯事非也折桂事無出處范蠡西子事無出處

墓田帖王羲之臨鍾繇書南唐墨寶堂石也今在邵村家但已損不堪旃拓從事

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見星而不見人玉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駭復令

窺之曰中不見星只有張郡王在錢眼內坐耳殿上大笑張最多
貲故譏之

有一士夫年老納二寵託其友命名友以忠奴孝奴名之其人曰
忠孝誠美名然以命婢不稱友曰有出處孝當竭力忠則盡命
道樞之說博而寡要王清叔云莫要於龍虎交其說以巳午兩時
絕思虛假寐則龍虎自交不假修爲其寵姬苦骨蒸授以此法十
日後自覺腰間暖如火疾自愈

後漢二十八將名次不可曉第一人鄧禹顯者也第二人馬成無
聞焉第三人吳漢顯者也第四人王梁無聞焉第五人賈復顯者
也第六人陳俊無聞第七人耿弇顯者也第八人杜茂無聞首尾
皆然立功次序不應相間雜如此薛伯宣常云舊本漢書作兩重
排列謂上一重禹居首次吳漢次賈復次耿弇下一重首馬成次
王梁次陳俊次杜茂後人重刊遂錯誤此極有理范曄論云其外

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本乃以王常臧宮李通馬武竇融卓茂爲序則將上下重誤合而爲一明矣

西溪叢語 二

宋姚

寬

字令威

嘗讀新論云若小說家合藜殘小語以作短書有可觀之辭予以生平父兄師友相與談笑履歷見聞疑誤攷證積而漸富有足採者因綴緝成編目爲叢語不敢誇於多聞聊以自怡而已紹興昭陽作噩仲春望日西溪姚寬令威云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皋記又有支諾皋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勿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祝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奇祕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呪曰諾皋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

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二七循頭還着令人不見屍說非也

周易遁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𦉰與古蜚字相似卽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元賦云欲飛遁以保名註引易上九飛遁無不利謂此也曹植七啓云飛遁離俗程氏易傳引漸上九鴻漸於陸爲鴻漸於逵以小狐汔濟汔當爲訖豈未辨證此耶

古文篆者黃帝史衙人蒼頡所作也蒼頡姓侯剛氏衙音語

李白過彭蠡湖詩云水碧不可采金膏祕莫言江文遁詩云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緇翰曰水碧水玉也金膏仙藥也又云傲睨摘木芝凌波采水碧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金膏滅明光水碧輟流溫註云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見溫潤穆天子傳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云耿山多水碧又云柴桑之山

潯陽水其下多碧多冷石赭未知何物予嘗見墨子道書大藥中有水脂碧首當是梅聖俞聽潘歙州話廬山詩云絕頂水底花開謝向淵腹攬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掬豈非水碧耶

真贗贗僞也韓非子云宋人求饑鼎魯人云真也齊人曰贗也

昔張敏叔有十客圖不記其名予長兄伯聲常得三十客牡丹爲貴客梅爲清客蘭爲幽客桃爲妖客杏爲豔客蓮爲溪客木犀爲岩客海棠爲蜀客躑躅爲山客梨爲淡客瑞香爲閨客菊爲壽客木芙蓉爲醉客酴醾爲才客臘梅爲寒客瓊花爲仙客素馨爲韻客丁香爲情客葵爲忠客含笑爲佞客楊花爲狂客玫瑰爲刺客月季爲癡客木槿爲時客安石榴爲村客鼓子花爲田客棣棠爲俗客蔓陀羅爲惡客孤燈爲窮客棠梨爲鬼客

齊斧虞喜志林齊側階切凡師出齋戒入廟受斧故云齋也陳琳云腰領不足以膏齊斧服虔註云易喪其資斧張晏云斧鉞也以

整齊天下應劭云齊利也蕭斧或云鉞也淮南子云磨蕭斧以伐朝菌蕭之義未詳太平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斧音齋

劉向別錄云讐校書一人持本一人讀對若怨家故曰讐書

予監台州杜濱鹽場日以蓮子試滷擇蓮子重者用之滷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卽味差薄若滷更薄卽蓮沉於底而煎鹽不成閩中之法以雞子桃仁試之滷味重則正浮在上鹹淡相半則二物俱沈與此相類

臨安府仁和縣圖經出橐鑰沙在縣東四里海際之人採用鼓鑄銅錫之模諸州皆采之亦猶邢沙可以碾玉也

孟蜀王水殿詩東坡續爲長短句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解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夜深瓊戶寂無聲時見飛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馬監場云泉州一僧能治金蠶蠱毒如中毒者先以白礬末令嘗

不澁覺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卽濃煎石榴根皮汁飲之
下卽吐出有蟲皆活無不愈者李晦之云凡中毒以白礬牙茶搗
爲末冷水飲之

金虎二字所用不同張平子東京賦云始於宮隣卒於金虎五臣
注云幽厲用小人與君子爲隣堅若金惡若虎卒已此亡何敬祖
詩云望舒離金虎五臣註云望舒月御也西方金也西方七宿畢
昴之屬俱白虎也河圖云亡金虎喻秦居也陸士衡詩云大辰匿
曜金虎習質甘石星經云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入
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
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知會稽人言
家里其意同也

行香起于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然香薰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

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宣宗復釋教行其儀朱梁開國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石晉天禧中竇正固奏國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卽爲規式國朝至今因之

今俗諺云如鹽藥言其少而難得本草戎鹽部中陳藏器云鹽藥味鹹無毒療赤眼明目生海西南雷諸州山石似芒硝入口極冷可傅瘡腫又本草獨自草作毒箭惟鹽藥可解戎鹽條中不言恐有脫誤

唐祕書省有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潢集音韻胡曠切釋名染紙也齊民要術有裝潢紙法云浸藥汁入潢凡潢紙滅白便是染則年久色暗蓋染黃也後有雌黃治書法云潢訖治者佳先治入潢則動要術後魏賈思勰撰則古用黃紙寫書久已寫訖入潢辟蠹也今惟釋藏經如此先寫後潢要術又云凡打紙欲生生則堅

厚則打紙工蓋熟紙匠也

古詩燈檠昏魚目讀檠爲去聲集韻檠渠映切有足所以几物又檠音平聲榜也非燈檠字韓退之云牆角君看短檠奔亦誤也

青衫白髮老參軍旋糶黃梁買酒尊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此詩膾炙人口不知誰作見施僉判德權云乃德清人法原之祖盧政議詩

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乃作戢武閣豈凌烟先名戢武而後改之耶

封德彝名倫房元齡名喬高士廉名儉顏師古名籀而皆以字行顏之推云古者名終則諱之字乃以爲子孫江北士人全不辨也名亦呼爲字字固爲字顏師古匡繆正俗云或問人有稱字而不稱名何也顏師古考諸典故故以稱名爲是顏師古立論如此而乃以字行不可曉也

唐河侯新祠頌秦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潼鄉華陰人也章懷傳註引聖賢冢墓記云馮夷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石得水仙爲河伯又引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三說雖異其實無攷稽處則同

唐會昌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和二年官賜額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僧輝記梵云拓闢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傳筆者訛拓爲招去闕奢留提字也招提乃十方住持耳

娛書堂詩話 十卷

宋趙與峩

字

唐許渾題孫處士居云高歌懷地肺遠賦憶天台極爲的對真誥云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勾曲之地肺註云其地肥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

古樂府云愛惜加窮袴防閑託守宮冷齋夜話云窮袴漢時語今襠袴也然未詳所出按西漢上官后傳宮人使令皆爲窮袴多其

帶服虔曰窮袴有前後襠不得交道也師古曰卽今之視襠袴也東坡謂晨飲爲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爲攤飯陸務觀嘗有絕句云澆書滿挹浮蛆瓮攤飯橫眠夢蝶床莫笑山翁見機晚也勝朝市一生忙

康與之在高宗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徽宗御畫特爲卓絕上時持玩以起羹牆之悲璫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飲因出示之康給璫入取殼核輒書一絕于上曰玉輦宸遊事已空尙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見之大駭然無可奈何明日伺間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

宗人紫芝贈李道人云教人知道甲笑客問勾庚前人所未對亦

警語也

此二條
今本無

白樂天詩云倦倚繡床愁不動緩垂綠帶髻髮低遼陽春盡無消

息夜合花前日又西好事者畫爲倦繡圖

懶真子錄

五卷

宋馬永卿

字大年
廣陵人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上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卽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講一杯一飯一麪一肉一菜而已溫公先壠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真飯土簋啜土劍也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卽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旣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陝府平陸主簿張貽孫子訓嘗問僕魚袋制度僕曰今之魚袋卽古之魚符也必以魚者蓋分左右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盛此魚今人乃以魚爲袋之飾非古制也唐車服志曰隨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景雲中詔衣紫者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謂之章服蓋有據也

世言五角六張此古語也嘗記開元中有人忘其姓名獻俳文於明皇其略云說甚三皇五帝不如來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慎莫五角六張三郎卽明皇也明皇兄弟六人早亡故明皇爲太子時號五王宅寧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故謂之三郎五角六張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過三四日紹興癸丑歲只三日四月五日角七月二十六日張十月二十五日角他皆倣此

唐祕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楷書十人令史四人書令史九人亭長六人掌故八人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筆匠六人世但知鄉村之吏謂之亭長殊不知唐諸司多有之尙書省志云以亭長啓閉傳禁約則知三省亦有也裝潢恐是今之表背匠然謂之潢其義未詳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者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東方朔云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噫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卻被宋玉展了十歲此事真可絕倒

襄鄧之間多隱君子僕嘗記陝州夏縣士人樂舉明遠嘗云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小滿芒種說者不一僕因問之明遠曰皆爲麥也小滿四月中謂麥之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種讀如種類之種謂種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僕因記周禮

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註云澤草所生其地可種芒種稻麥也
僕近爲老農始知過五月節則稻不可種所謂芒種五月節者謂
麥至是而始可收稻過是而不可種矣古之名節之意所以告農
候之早晚深哉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爲冠公綽唱之仲郢和之其餘名士
亦盡修整舊傳柳氏出一婢婢至宿衛韓金吾家未成券間主翁
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駟僉議價婢於窗隙偶見因
作中風狀仆地其家怪問之婢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
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服事柳家郎君
豈忍服事賣絹牙郎也其標韻如此想見柳家家法清高不爲塵
垢故侍妾賤婢化之乃至如此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
哀哉聞之田巨元逸

本朝宰相銜帶譯經潤文使蓋本于唐也顯慶元年正月玄奘法

師在大慈恩寺翻譯西天所得梵本經論時有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問古來譯儀式如何師答云符堅時曇摩瞿譯中書侍郎趙整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時菩提留支譯侍郎崔光執筆貞觀時波羅頗那譯左僕射房玄齡趙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瑛等看閱今獨無此正月壬辰敕曰大慈恩寺僧玄藏所翻經論既新傳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時爲看閱有不穩當處即隨事潤色之右出藏經三藏法師傳

天下之事有可笑者今輒記之子路在弟子中號爲好勇天下之至剛強人也而衛彌子瑕者至以色悅人天下之至柔弱人也然同爲友婿故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夫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夷考其時正衛靈公之時何二人賦性

之殊也爾雅曰兩婿相謂爲亞註云今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婿嚴助傳呼友婿江北人呼連袂又呼連襟

今之僧尼戒牒云知月黑白大小及結解夏之制皆五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爲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又十二月所建各以所直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建寅之類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爲額沙茶月卽鬼宿名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謂之室羅伐拏月卽柳宿名也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婆達羅鉢陀月卽翼星名也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月有大盡小盡中國節氣與印度遞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爲小盡印度以十四日爲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然結夏之制宜如西域記用四月十六日蓋四月十五日乃印度四月盡日也僕因讀藏經故漫錄出之

隴右詩云旒大瓶甕小所任各有宜考功記搏埴之工陶甌註云讀如甫始之甫鄭玄謂旒讀如放音義甫岡切韻略甫兩切與昉同音註云搏埴工以此考之則旒者乃搏埴之工耳非器也而退之乃言旒大瓶甕小者何也考工記旒人爲簋實一穀崇直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穀崇尺註穀受斗二升豆實四升故云豆實三而成穀然則旒人所作器大者不過能容斗二升小者不過能容四升耳考工記前作陶旒後作旒人當以後爲正

唐人欲作寒食詩欲押錫字以無出處遂不用殊不知出于六經及楚辭也周禮小師掌教簫註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錫者所吹有磬詩簫管備舉箋云簫小竹管如今賣飴錫所吹也管如籥併而吹之招魂曰柅枚密餌有餒餒些註云餒餒錫也但戰國時謂之餒餒至後漢時亦謂之錫耳

洛中邵康節先生術數既高而心術亦自過人所居有圭竇甕牖

圭竇者牆上鑿門上銳下方如圭之狀甕牖者以敗甕口安於室之東西用赤白紙糊之象日月也其所居謂之安樂窩先生以春秋天色溫涼之時乘安車駕黃牛出遊於諸公家諸公者望其來各置安樂窩一所先生將至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咸迓於門迎入窩爭前問勞且聽先生之言凡其家婦姑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能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爲分別之人人皆得其歡心於是酒殺競進厭飫數日復遊一家月餘乃歸非獨見其心術之妙亦可想見洛中風俗之美

今印榜文額有之字者蓋其來久矣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註云漢用土數五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也僕仕于陝洛之間多見古印于蒲氏見廷尉之印章于司馬氏見軍曲侯丞印此皆太初以後五字印也後世不然印文榜額有三字者

足成四字或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非之字木意

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耳古所謂阿堵者乃今所謂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床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卻錢但云去卻兀底爾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蓋當時以手指眼謂在兀底中爾後人遂以錢爲阿堵物眼爲阿堵中皆非是

二十八宿與今韻略所呼與世俗所呼往往不同韻略宿音繡亢音剛氏音底鶯音嘗皆非也何以言之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也舍也皆有止宿之意今乃音繡此何理也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有高剛之義今乃音剛非也爾雅天根氏也註云角亢下繫于氏若木之有根其義如周禮四圭有邸漢書諸侯王邸之邸音底誤矣西方白虎而鶯參爲虎首故有角之義音嘗誤矣彼韻略不知但欲異於俗不

知害于義也學者當如其字呼之

俗說以人噴嚏爲人說此蓋古語也終風之詩曰寤言則寐願言則嚏箋云言我願思也嚏當爲不敢嚏咳我其憂悼而不能寐而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乃古之遺語也漢藝文志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卷內嚏耳鳴雜占十六卷註云嚏丁計反然則嚏耳鳴皆有吉凶今則此術亡矣

僕仕于關中于士人王愨君求家見一古物似玉長短廣狹正如中指上有四字非篆非隸上二字乃正月字也下二字不可認問之君求云前漢剛卯字也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銘其一而曰正月剛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勝春幡亦古制也蓋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強漢者同義

有客問僕曰古今太守一也而漢時太守赫赫如此何也僕曰漢郡極大又屬吏皆所自除故其勢炎炎非後世比只以會稽郡考

之縣二十六吳卽蘇州也烏傷卽婺州也毗陵卽常州也山陰卽越州也由拳註云古之樵李卽秀州也大末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姚杭州也鄞明州也以此考之卽今浙東西之地乃漢一郡耳宜乎朱買臣等爲之氣焰赫赫如此也

南方朱鳥蓋未爲鶉首午爲鶉火巳爲鶉尾天道左旋二十八宿右轉而朱鳥之首在西故先日未次日午卒日巳也然南方七宿之中四宿爲鳥之象漢天文志柳爲鳥喙星爲鳥頸張爲鳥喙翼爲鳥翼或問朱鳥而獨取於鶉何也僕對曰朱鳥之象止於翼宿而不言尾有似于鶉故以名之然謂之鶉尾者常問元城先生先生曰蓋以翼爲尾云故甘氏星云鳥之鬪竦其尾鶉之鬪竦其翼以此知之

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絲遠可以考究淵明命子詩云天集有漢眷於愍侯赫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參誓山河啓

七開封今按漢書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以左司馬從漢祖破代封侯昔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所謂參誓山河謂此盟也高帝功臣百有二十人舍其一也又云齊齊丞相允迪前從渾渾長源鬱鬱洪河羣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同隆窳此蓋謂陶青也今按漢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封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漢百官表孝景二年六月丞相嘉薨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爲丞相七年六月乙巳丞相青免太尉周亞夫爲丞相所謂羣川衆條以喻枝派之分散也語默隆窳以言自陶青後未有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然陶侃傳不載世家獨于此見之後世累經亂離譜籍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滅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譜不傳于世惜哉

唐史載鄭虔集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目其書爲會粹老杜哀故

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詩云蒼蕞何技癢今按韻略蒼
烏外切草多貌如蒼兮蔚兮之蒼蕞徂外切小也如蕞爾國之蕞
虔自謂其書煩多而皆碎小之事也後人乃誤呼爲會粹意爲會
取其純粹也失之遠矣

政和中僕仕關中於同官蒲氏家乃宗孟之後見漢印文云輯濯
丞印印文奇古非隸非篆在漢印文中最佳輯濯乃水衡屬官輯
讀如楫濯讀如權蓋舡官也水衡掌上林上林有舡官而輯濯有
令丞此蓋丞印也

今之書尺稱人之德美繼之曰不佞不佞意謂不敢諂佞非也左
氏昭公二十年載奮揚之言曰臣不佞註云佞才也漢文帝曰寡
人不佞註云才也論語不有祝鮀之佞註亦云才也古人佞能通
用故佞訓才

僕嘗與陳子真查仲本論將無同仲本曰此極易解謂言至無處

皆同也子真曰不然晉人謂將爲初初無同處言各異也僕曰請以唐時一事證之霍王元軌與處士劉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于平曰王無所長問者不解平曰人有所短則見所長蓋阮瞻之意以謂有同則有異今初無同何況于異乎此言爲最妙故當時謂之三語掾二子皆肯之

唐中興頌復復指期此兩字出漢書今按匡衡傳云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註云下扶目反又何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翟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註云依其舊也下復無目反蓋上音服下音福謂復如故也

駙馬都尉之名起于三國故何晏尙魏公主謂之駙馬都尉然不獨官名以駙馬給之蓋御馬之副謂之駙馬從而給之示親愛也故杜預尙晉文帝妹高陸公主至武帝踐阼拜鎮南大將軍給追鋒車第二駙馬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一妃耳人云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

冷齋夜話 十五卷

宋僧惠洪

陳瑩中爲予言神宗皇帝一日行後苑見牧豎狔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之自稚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前朝不敢易亦不知果何用神宗沉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數月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神宗方悟太祖遠略亦及此

前輩訪人不遇皆不書壁東坡作行記不肯書牌惡其特地止書壁耳候人未至則掃墨竹

東坡曰世間之物無有無對者皆自然生成之象雖文字之語亦然但學者不思耳如因事當時爲之語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則其前有雍齒且候吾屬何患太宗曰我見魏徵常嫵媚則德宗乃

曰人言盧杞是姦邪

涑水紀聞 三十二卷

宋司馬溫公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于韓通通愚復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
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民間喧言出
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于外州獨宮中不之
知太祖聞之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洶洶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
或云卽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廚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
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耶太祖默然而出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設齋于定力院聞
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
言笑自若太祖卽位是月契丹北漢兵皆退

太祖常見小黃門損畫殿壁者怒之曰豎子可斬也此乃天子麻
舍耳汝豈得壞之耶

太祖常謂秦王侍講曰帝王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之大體不必學作文章無所用也

太祖性節儉寢殿設布緣葦簾常出麻縷布衫以示左右曰此吾故時所服也

該聞錄 十卷

宋李

昉字禮備城都人曾
善成部員外郎

唐路丞相隨父泌從渾瑊會平涼爲虜所執死焉隨方在嬰襁中迨十歲母謂隨曰汝還識汝父否隨嗚咽無言母曰祇汝眉目宛若父之眉目隨遂覽照觀之殞絕于地後終身不復臨鏡與夫曾參父嗜羊棗而參終身不食同矣豈非孝之純乎世有朝感而暮悅貌慘而心泰者其類甚衆噫斯孝之佞者豈獨孝乎忠亦有之龍圖閣待制唐公肅文行淵雅蒞政有清識之譽先與濟陽丁相同舉進士爲三益交後官各顯著居水櫃街與濟陽宅相對一日朝廷自金陵召濟陽入議有弼諧之命唐遂遷居州北避之昉往

謁唐公諮其由唐曰謂之打入卽大拜權勢日隆若數與之往還事涉依附或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期歲濟陽因妖誣事黜降嶺表畋復謁唐公公曰果有是且丁之才術實天與之乃唐李贊皇之流蓋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可以冢庶僚若得太祖朝趙中令呂丞相居其上則丁之用不私位不危也至哉言乎

開寶中神泉令張某者新到官外以廉潔自矜內則貪黷自奉其例甚多一日自榜縣門云某月某日是知縣生日告示門內與給使諸色人不得輒有獻送有一曹吏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辰日意令我輩知也言不得獻送是謙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命曰續壽衣宰一無所拒感領而已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無不哈者得之于神泉進士黃鳳時王岳以鷺鷥詩諷之云飛來疑似鶴下處卻尋魚最爲中的

眈生于五門昌西橋所居之南舊有一宅高敞虛閭人不可居每至昏暝間于堂壁之下有聲漸起若銅鈴之嚮或四或五繚繞宅內至曉始息先考好接士徧訪人問其故時有焦道士言妖祥之與本由陰陽五行之氣相剋感而然也凡二氣相搏爲聲此必因冷氣蓄在一隅故成妖耳謂宜徧撤室中屋壁狹隘之處俾其開豁虛明發泄滯氣然後復新其壁先考如其言果妖不復作眈自幼誌之後友朋有凶宅者以此傳之皆驗

范丞相質常言驢馬駒子行有先後屬詰廐吏言俱可驗蓋上句驢駒生者行在母前中句生者行與母並下句生者行在母後每驗之皆不繆質曰是含靈之類悉稟五行之氣馴致之道得于自然至于魚龍異淵沼虎兕居藪穴分行列於鴻雁辨尊卑于蠶螿蠢動猶然而况于人乎其有逆天之理矯性之分其大者則爲亂臣賊子曾獸禽之不如

又二條在第二卷

湘素雜記 十卷

宋黃朝英

字士復
臨安人

漢書文帝紀云未央宮東闕罽罽災崔豹古今注云罽罽屏也罽者復也罽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復思所奏之事于其下顏師古註云罽罽謂連曲閣也以覆重刻垣牖之處其形罽罽然一曰屏也又禮記云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註云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又劉熙釋名曰罽罽在門外罽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也予按唐蘇鶯演義稱罽罽織絲爲之輕疏浮虛象網羅交叉之狀蓋宮殿簷戶之間也又引文宗實錄云太和中甘露之禍羣臣奉上出殿北門裂斷罽罽而去又杜甫天寶末詩云罽罽朝共絡榱桷夜同傾又引溫庭筠補陳武帝與王僧辨書云罽罽畫卷夜閤闔晨開爲證皆非曲閣屏障之意反以崔豹顏師古之徒爲大誤又按段成式酉陽雜俎稱上林

間多呼殿榱桷護雀網爲罨罨其淺誤也如此乃引張揖廣雅曰復思謂之屏又王莽性好時日小數遣使壞諸陵園門罨罨曰使民無復思漢也又引魚豢魏略曰黃初三年築諸門闕外罨罨爲證反以絲網之說爲大謬予謂二說皆通以罨罨爲網則結繩爲之施於宮殿簷楹之間如蘇鸚之說是也以罨罨爲屏則刻木爲之施於城隅門闕之上如成式之言是也然二說之中擇焉惟段氏之說爲長按五行志註云罨罨闕之屏也玉篇云罨罨屏樹門外也又云罨兔罟也但屏上雕刻爲其形如網罟之狀故謂之罨罨音浮思則取其復思之義耳漢西京罨罨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國廳前亦樹之故宋子京詩云秋色淨罨罨又云嵩岳倚罨罨皆其義也天子外屏賦云至者伏思注皆以謂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則罨罨小樓也復思乃用伏字又以罨罨爲小樓蓋不曉諸家之論而誤爲之說也

後漢禰衡傳云衡方爲漁陽搥搥蹀躞而前註云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搥搥自蹋地來前蹀躞足脚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參搥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搥自衡始也臣賢按搥及搥並擊鼓杖也參搥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以參爲曲奏之名則搥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搥而去足知參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爲去聲不知何所憑也按楊文公談苑載徐鍇仕江左至中書舍人尤嗜學博領集賢學士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搥字者淑多改爲操蓋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以一例若漁陽搥者音七鑿反三搥鼓也禰衡作漁陽參搥古歌詞云邊城晏開漁陽搥黃塵蕭蕭白日暗淑嘆服之今謂搥搥一也故或用搥字然搥字當如徐說音七鑑反三搥鼓也以其三搥故因爲之搥故唐李義山聽鼓詩云欲問漁陽搥

時無禰正平又口占詩云必投潘岳果誰參禰衡搗亦以去聲讀之也沈存中筆談論廣陵散云云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書云聽廣陵之清散則知散爲曲名矣所謂漁陽搗者正如廣陵之散是也此僧孺詩所以有云又宋景文公喜雨詩云波生客浦揚船遠潤逼漁搗作慘遲又宋李冀州詩云征聲曲曲漁陽慘後乘人人艱下才皆以去聲呼之但慘字從人爲異耳

漢官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故宋子京夜緒詩云宵開甲乙遲按顏氏家訓云或問一夜五更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鼓亦謂之五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亦云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多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開也又嘉話云韋絢問於劉公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

更相送之今唯言乙夜子夜何也予嘗笑其言之失按漢天文志
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居左右角間正月戊午乙夜月蝕熒惑崔豹
古今注云建武八年三月庚子月星不見丙夜乃解又蔡質漢儀
曰衛士甲乙徹相傳甲夜畢傳乙夜相傳盡五更晉天文志懷帝
永嘉五年三月丙夜月蝕既丁月又蝕既夏統傳云甲夜之初撞
鐘擊鼓又宋諸王傳云前一日甲夜太史奏東方有急兵梁本紀
中大通五年正月丙夜南郊所忽聞異香又云帝然燭測鬼常至
戊夜豈止言乙夜而已哉韋絢獨不見漢晉諸史何耶其曰子夜
益謬也蓋晉時有子夜者善歌故李義山云嬰能歌子夜又云心
酸子夜歌沈文季歌子夜半又太白有子夜歌行韋絢乃以子夜
爲五夜之數又何耶或有謂之午夜者謂半夜時如日之午也故
李長吉七夕詩云羅幃午夜愁杜少陵所謂五夜漏聲催曉箭者
正謂午夜耳

天子曰黃闈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曰黃扉太守曰黃堂凡天子禁門曰黃闈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秦漢有給事黃門之職是也天子之與三公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漢舊儀云丞相廳事門曰黃閣又王瑩傳云既爲公須開黃閣張敬兒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是也黃堂者太守聽事之堂也亦謂之雌堂杜詩爲南陽太守請郭丹爲功曹敕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爲後法是也或以大拜爲身到黃扉予所未諭故杜少陵與嚴閣老詩云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宋子京與王相公云薰琴順署雌閣偃藩又和公序再入玉堂云七年辭玉署再入佐黃扉與徐舍人云果紆繡展之知趨上黃扉之試又初到郡齋云姑俟天藏疾雌堂日晏居又謝寄公醪云老依滴曲作藩牧月例黃堂給宴醅又重修諸亭記云太守牙居惟有黃堂便坐則三公爲黃閣給事舍人爲黃扉太守爲黃堂明矣

蘇鶚演義云蚩者海獸也漢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鷗字顏之推亦作此鷗劉孝孫事始作此蚩蚩尾既是水獸作蚩尤字者是也蚩尤銅頭鐵額牛角牛耳獸之形也作鷗鷗字恐無意義古老傳云蚩鷗尾出于頭上遂謂之蚩尾顏氏家訓曰東宮舊事呼鷗尾爲祠尾蓋張敞不甚稽古隨宜解注逐鄉俗訛謬取吳呼蚩爲祠遂爲祠尾又俗間呼爲鷗吻見其吻如鷗鷗遂以此呼之自後蚩字因有作此者予按倦游雜錄云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象冠于屋以禳之今亦有自唐以來舊寺觀殿字尙有爲飛魚形尾上指者不知何時易名爲鷗吻狀亦不類魚尾又案陳書舊制三公黃閣聽事置鷗尾後主時蕭摩訶以功授侍中詔摩訶開閣門施行馬聽事寢堂並置鷗尾又北史宇文愷傳云自晉已前未有鷗尾用鷗字宋子京詩云久叨鷗尾三重閣兼撰新唐書皆

用鷓字又江南野錄云初臺殿角各有鷓吻自乾德之後天王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至是遂除此又用鷓吻竟未詳其旨

職林曰初秦漢別有給事黃門之職後漢併爲一官故有給事黃門侍郎予按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亦謂之夕拜案劉公嘉話云崔造以夕郎拜相又南唐近事云相弟有呼盧之會夕拜預焉蓋謂唐鑄時爲給事中也摭言云羅隱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

史記載秦始皇遂上太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蓋五大夫者秦官名第九爵也唐陸贄作禁中春松詩云不羨五株封按史記但云封其樹爲五大夫不聞有五株松之說而贄云爾者何耶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與薪又李白送人遊桃源序云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云云唯舒王詠

松詩云老松先得大夫官乃爲切當

應劭風俗通嘗論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傭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伎養不能無出言按伎養者謂懷其伎而腸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伎養李善云有伎藝欲逞曰伎養今史記並作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或作徘徊不能去而出言是爲俗傳寫誤也故景文公詩云技癢新禽百種啼蓋用此義

唐方伎傳張景藏技與天綱埒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人目修緩法曰豕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沒入掖庭案字書脩訓長若曰脩緩于相法爲佳非有淫佚之義自當作脩脩字從攸從目玉篇湯勞切眈也眈達結切目不正也字當从脩爲是蓋傳寫之誤也

先儒說詩溱洧刺亂也其詩卒章言贈之以芍藥以爲男淫女蓋

芍藥破血令人無子贈之以芍藥者所以爲男淫女也又東門之
粉疾亂也其詩卒章言貽我握菽以爲女淫男蓋椒氣下達用以
養陽貽我握菽所以爲女淫男也其說雖近乎鄙俚然頗得詩人
之深意故誌之

漢書何武傳武爲揚州刺史行部錄囚徒又雋不疑爲京兆尹每
行縣錄囚徒顏師古註云錄者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盧
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爲思盧
之盧失其源矣又按後漢盧延傳云帝親錄囚徒又張奮傳云和
帝幸洛陽獄錄囚徒又漢百官志云諸州常以八月錄囚徒胡廣
云縣邑囚徒皆閱錄又應奉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
又北史太和四年帝錄囚徒二十年幸華林園親錄囚徒隋開皇
二年親錄囚徒前漢書及南北史皆謂之錄囚徒而新唐史本紀
云甲午盧囚或云癸亥盧囚或以旱盧囚或遣使盧免汝州輕繫

皆以錄爲慮予按太玄云躑於狴獄三歲見錄集韻云錄音良倨切寬省也蓋唐書亦循襲舊史語言以錄爲慮未之改耳

酉陽雜俎云俗云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墻各有聲勢稍僭者多會于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一云城頭網張雀樓羅人會著又蘇鶚演義云樓羅幹了之稱也俗云騾之大者曰樓騾羅聲相近非也又云婁敬甘羅亦非也蓋樓者攬也羅者綰也言人善當何幹辦于事者遂謂之樓羅樓字从手旁作婁爾雅云婁聚也此說近之然南史顧歡傳云躑夷之儀婁羅之辦又談苑載朱貞白詩云太婁羅乃止用婁羅字又五代史劉銖傳云諸君可謂儂儂兒矣乃加人焉

司馬溫公考異云張萬歲掌國馬唐統紀曰萬歲三代典羣牧恩信行隴右故隴右人謂馬歲爲齒爲張氏諱也案公羊傳晉獻公

謂荀息曰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然則謂馬歲爲馬齒有自來矣豈爲張氏諱哉

史記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世人以爲甘羅十二爲秦相大誤也唐資暇集又謂相秦者是羅祖名茂以史記考之又不然茂得罪于秦王亡秦入齊又使于楚王欲置相于秦范蠡以爲不可故秦卒相向壽而茂竟不得復入秦卒于魏以此觀之則茂亦未嘗相秦也杜牧之偶題云甘羅昔作秦丞相其亦不考其實而誤爲之說也

蘇鶚演義云前史稱腰帶十圍者甚衆近者北史又云庾信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圍者環繞之義古制以圍三徑一卽一圍者三尺也豈長八尺之人而繫三十尺之腰帶乎甚非其理此圍蓋取兩手大指頭指相合爲一圍卽今俗謂之一搥是也大凡中形之人

腰不過六尺七尺今一小圍是一尺則身八尺腰帶一丈得其宜矣又沈存中筆談云杜甫武侯廟柏詩霜姿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予謂存中善九章算術獨於此爲誤何也四十圍若以古制論之當有百二十尺圍有百二十尺卽徑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兩手大指頭指相合爲一圍則一圍是一小尺卽徑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廟柏當從古制爲定則徑四十尺其長二千尺又宜矣豈得以太細長譏之乎老杜號爲詩史何肯妄爲云云也存中又云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又云姬室畝廣六尺九畝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風之身乃一餅啗耳此又誤也案禹戮防風氏賦云廣可一畝長及三丈蓋古者畝廣六尺長六百尺防風氏身廣一畝六尺長三十尺乃是得理而云九畝不知得之於何書然當以賦爲正而存中之說誤也

宋子京春詞云新年十日逢春日紫禁千觴獻壽觴寰海歡心共
萌達宅家慶祚與天長案李濟翁資暇集云公郡縣主宮禁呼爲
宅家子蓋以至尊以天下爲宅四海爲家不敢斥呼故名宅家亦
猶陛下之義至公主以下則加子字亦猶帝子也又謂阿宅家子
阿助詞也急語乃以阿宅家子爲茶子既而亦云阿茶子或削其
子遂曰阿茶一說漢魏以來宮中尊美之呼曰大家子今急訛以
大爲宅焉故昔人屬對云都尉指揮都尉馬大家齊喚大家茶
南史文學傳周興嗣傳云武帝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
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帝以興嗣所製自題及嗣表銘柵塘碣
檄魏文王羲之千字并使興嗣爲文每奏帝稱善賜金帛又按劉
公嘉話云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此
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子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
一片紙雜碎無敘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

夕編次進上鬚鬢皆白而賞甚厚又楊文公談苑云千字文云敕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敕字乃梁字傳寫誤爾當時帝王命令尙未稱敕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敕敕之名始定于此

漢書霍光傳云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云漢廢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于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又魏書東夷傳云出果下馬裴松之註云案果下馬高二尺見博物志云又見魏都賦予案顏氏家訓云周弘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蓋東夷濊國所出也又北史尉景傳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不與曰土相扶爲墻人相扶爲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故舒王散愁詩云呼童羈我果下驢又任昉述異記云日南郡出果下牛高三尺漢樂浪郡出果下馬並高三尺又開元遺事云長安俠少每至春時結朋連黨各置矮

馬節以銀鞵纓絡并轡于巷樹下往來亦果下之類也

鑑戒錄 十卷

僞蜀何光遠

字耀夫
東海人

朱太祖統四鎮呼中令日名溫與崔相國連構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委之關東國無患矣昭宗遽敕太祖改名全忠議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其不可也近臣亦奏之上方悔焉敕命既行追之勿及後果有大梁皇帝之號是時四分天下其在中心乃賜名之應也

裴休相公性慕禪林往往掛衲所有兒女多名師女僧兒潛令嬖妾承事禪師留其聖種當時士族無不惡之李德裕相公性好玄門往往冠褐修彭祖房中之術求茅君點化之功沙汰繼徒超升術士但無所就身死朱崖議者以裴李二公累代台鉉不守諸儒之行各迷二教之宗翻成點汙空門妖姪玄教自莊老之後彭黃以來未有因少女以長生皆向陰丹而損壽矣蓋心之難制氣亦

難防者也至若心中遺業身外求真梁武帝爲寺捨身豈禳囚死

長孫后號觀音婢

唐吳孫后小名

難懺產亡所謂善不可不修財不可不

捨惑之與黨者非也近以二公之行識者笑焉所以時人譏晉公

曰趙氏女皆尼氏女師翁兒卽晉公兒卻教術士難推算胎月分

張與阿誰

虞少卿洮蜀之上醫也長興初佐蜀董太尉璋久患渴疾遣押衙

李彥求醫孟蜀祖遣虞卿以往虞卿既至董公曰璋之所患經百

名醫而無微差者何也虞卿對曰君之疾非惟渴漿而似渴土得

其多士不勞藥石而自愈矣董公大悅時董公有而南之志虞卿

故以此言譏之又曰洮聞天有六氣降爲六淫淫生六疾害于六

腑六腑者陰陽風雨晦明也是以六淫隨焉六疾者寒熱未腹惑

心也是以六腑隨焉故心爲離宮腎爲水藏晦明勞役百疾生焉

大凡視聽至煩皆有所損心煩則亂事煩則變機煩則失兵煩則

反五音煩則損耳五色煩則損目滋味煩而生疾男女煩而減壽
古者男子莫不戒之君今日有萬思時有萬機樂淫于外女淫于
內渴之難療其由此乎虞卿之在東蜀也如處賊團節食假寐董
公疾既平復于是厚禮歸之

王蜀光天元年太祖寢疾經旬文州進白鷹茂州貢白兔羣臣議
曰聖上本命是兔鷹兔至甚相刑貢二禽非以爲瑞退鷹留兔帝
疾必痊救命不從是歲晏駕又通正年有大禿鶩鳥颺于摩訶池
上顧太尉叟時爲小臣直于內庭遂潛吟二十八字詠之曰昔日
曾看瑞應圖萬般祥瑞不如無摩訶池上分明見子細看來是那
胡至光天元年帝崩乃禿鶩之徵也

陳裕秀才下第遊蜀誓棄舉業惟事屑吻覩物便嘲其中數篇亦
堪采擇雖無教化于當代誠可取笑于一時詠渾家樂云晨起梳
頭午不休一窠精魅鬧啾啾阿家解舞清平樂新婦能拋白本毬

著綠挑牌吹觥策賜緋盟器和梁州天晴任爾渾家樂雨下還須
滿舍愁又北郡南州處處過平生家計一驢馱囊中錢物衣裝少
袋裏臙脂胡粉多滿子面甜糖脆餅蕭娘身瘦鬼嫦娥怪來喚作
渾家樂骨子貓兒盡唱歌通舊居云昔日顏回宅今爲裹飯家不
聞吟秀句只會餽胡麻豉汁鍋中沸柏饊案上葩朝朝宜早起擔
從自排衙有一秀才忽贖酒家青衣爲婦裕嘲之曰秀才何事太
忽忽琴瑟無媒便自通新婦旋裙纒離體外姑托布尙當胸菜團
箇箇皆錯項粳米頭頭盡翦髮一自土和逃走後至今失卻親家
翁又詠大慈寺齋頭鮮于闍梨云酒肉終朝沒缺時高堂大舍養
肥屍行婆滿院多爲婦童子成行半是兒面折嚼齋窮措大笑迎
搽粉阿尼師一朝若也無常至劍樹刀山不放伊又大慈寺東北
有放生池蜀人競以三元日多將鵝鴨放在池中裕當門書絕句
自此放生稍息矣鵝鴨同羣世所知蜀人競送放生池比來養狗

圖雞在不料闍梨是野狸裕後詠金剛一絕竟暴疾而終亦由神
折天年抑又神其靈也詩云橫眉努目強乾噴便作闍浮有力神
禍福豈由泥捏漢燒香供養弄蛇人

說郛卷第九終